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
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
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王孝勇**

投稿日期：2024 年 2 月 25 日；通過日期：2024 年 6 月 3 日。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專題研究計畫《當代跨性別研究的理論系譜構築和應用：從巴赫汀怪誕身體觀的「跨性別」體現與待延伸談起》（NSTC 112-2410-H-126-010-MY3）之部分研究成果。作者感謝《新聞學研究》匿名評審以及編委會提供的修改建議。

** 王孝勇，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特聘教授。研究專長為語藝理論與批評、巴赫汀研究、性／別研究、文化研究。e-mail: hywang2@pu.edu.tw。

本文引述格式：

王孝勇（2024）。〈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新聞學研究》，161，47-111。https://doi.org/10.30386/MCR.202410.0019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推敲 Bakhtin 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透過批判性和脈絡化地閱讀 Bakhtin 狂歡節研究中的相關書寫，本研究首先歸納出其中蘊藏著揭示肉身主體的異質性、肯認性／別官能的接合性、展演性／別實踐的公共性等意涵。這與從「跨性者」(transsexual) 到「垮性別」(transgenderist) 一詞的語藝地景變貌有相當程度的呼應，更構築了本質論與建構論互為配搭的可能性。

再以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otherness) 再現為例，本研究發現此一「垮性別者」藉由將其生理性(而不只是性別)展演為一種社會裝扮，回溯性地體現破碎、瑣細、獵奇怪誕化的肉身修辭(和媒體報導)如何對女性和男性本質帶來諷刺。曾秋煌所示現的性／別旅居游牧者(sex/gender migrating and nomadic identity) 的非法性，直指眾客體、諸類目的「之間」亦總是情境化的動態彈性、性／別光譜和論述建構。正是在此，我們方能理解為何曾秋煌僅僅只是存在，就足以讓人感到不安。因其怪誕身體於 1950 年代的臺灣，本身就是一項空前的政治宣示。

關鍵詞：人妖曾秋煌、巴赫汀、她(他)者性、怪誕身體、垮性別、跨性別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壹、前言：始於當代跨性別研究的認識論爭戰

本質論 vs. 建構論的認識論爭戰，或為當代人文社會科學曾經火紅的議題之一，實則更是 1990 年代迸生的跨性別研究（transgender studies）中，至今仍持續發酵並占據前端位置的關鍵議題，沒有之一（Haulotte, 2023; Tauchert, 2002）。跨性別研究並非僅是「跨性別現象的研究」（Stryker, 2006, p. 12），這樣的現象早在古典時期就有（Ringrose, 1996）。跨性別研究毋寧是當代逐漸形成的嶄新批判計畫。其關注的乃是跨性者（transsexual；包括 Male-to-Female 簡稱 MTF 的跨女，以及 Female-to-Male 簡稱 FTM 的跨男）、垮性別者（transgenderist）、¹ 變裝者（cross dresser）甚至是反串易服者

¹ 不同於一般常見的以「跨性者」和「變裝者」為兩種較顯著的跨性別類目之說法，本研究特別指出在跨性別社群的內部，尚存在著一種性／別類目，亦即「垮性別者」（transgenderist）。按照 Bolin（1996）、Lynn（1988）、Rawson & Willimas（2014）的陳述，「垮性別者」這詞彙出現於 1970 年代，專門用來指涉那些不動手術的（non-operative）或是術前的（pre-operative）跨女，她們有些人甚至想要永久地以女性的社會性別生活。事實上，「垮性別者」的定義，與後續通用的「跨性別」（transgender）接近，且於 1990 年以降，學界因普遍認定「跨性別」一詞已然包裹「垮性別者」的範疇而逐漸不使用「垮性別」一詞（Vicente, 2021）。但儘管如此，由於跨性別陣營的意見領袖 Virginia Prince（1978, 1991）曾多次以「垮性別者」標記自己，據此強調自身因刻意不動手術而與變性後矇混過關（passing）的「跨性者」有所差異。

對此，本研究仍保留「垮性別者」並將其視為跨性別內部無法取代和化約的一種體現。後續本研究提及的 Bakhtin 的怪誕身體觀，將更清楚展現出「垮性別者」的跨性別意涵。「垮」一詞相較於「跨」，更彰顯其毀損、破壞、解構某個對象的動態性與日常性。Transgenderist 一詞的中文譯名「垮性別」，則受惠於 2022 年文化研究學會研討會的「垮性別」（fucking gender）場次名稱。唯，“fucking gender”（或“gender fucking”）的原意更強調在酷兒戰略上透過突兀混搭

(transvestite)、雙性人(intersex)等所有在性／別認知上，自覺不同於出生時被編派的性／別之主體體現、經驗和定位。跨性別者可能全時或部分時間以不同於其生理性的另一種性／別角色生活。她(他)或許會接受醫療干預而改造身體，但也可能選擇繼續維持天生固有的生理官能。

跨性別作為一個涵括各類非主流性／別主體之「傘狀詞彙」(umbrella term)，其內部成員依循著不同的性／別光譜和立場，對於跨性經驗的特殊性、血肉之軀對自我的重要性、改造身體以矇混過關為「真」男或「真」女以融入社會的必要性，乃至於跨性別運動與酷兒理論的政治結盟性，有著相當異質甚至對峙的兩派說法。建構論者本於 Judith Butler (1990, 1999) 的性別展演論，主張透過扮裝皇后的諧擬展演(parodic performance)，吾人得以敢曝(camp, Newton, 1972)性別是人為武斷的偶然性產物。性、身體在此並非先驗而存在，而是性別的文化與律法效應。據此，部分建構論者主張跨性者欲透過性別重建手術化解自身的身體錯置，是變相鞏固了性／別二元論。性與性別之間依舊緊密相連，甚或形成生命政治的治理(Wang, 2022)。

相對於此，本質論者例如自身為跨男的 Jay Prosser (1997) 則有不同的論點。他認為接受荷爾蒙治療或變性以獲致社會歸屬的冀望，並非政治意識的倒退或失守，也不是簡化生物本質觀的復歸，而是揭櫫跨性者在面對生活困境時的掙扎求存。因此即便跨性別社群晚近與酷兒理論之間有著重要的結盟態勢並訴諸性別面向的改革(Prosser, 1998)，但把「性」全然地置換和解構掉，明顯無法關照那些過去或現在正經歷創

所體現的性別展演(例如身著女裝卻同時蓄鬍的扮裝)，以及據此造就的顛覆(Whittle, 1996)。這樣的運動意涵在某種程度上與「垮性別」有所重疊，但畢竟無法直接等同或簡單類比。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傷性／別分裂的跨性者。承上，當代跨性別研究的認識論爭戰，似乎成為了無解的理論和實踐難題。

然而，本研究認為建構論 vs. 本質論的對峙恰好反映出當代跨性別研究的內在豐饒，亟待研究者加以細心梳理和脈絡化。建構論者試圖將跨性別建構為一個特殊的性別類目以彰顯認同與身體之間的不連續性，確實並非與「性」無涉或全然脫鉤。而本質論者所述的跨性者在跨過去／轉型（transition）歷程中的內在自我經驗、感覺與慾望，更凸顯了身體物質面向的桀敖不馴本就是某種性／別的去字義化（deliteralizing）和論述顛覆（王孝勇，2022）。本研究主張，在機械化、定型化、絕對論的（反）本質論和（反）建構論之間，我們有機會目睹的乃是當代跨性別研究逐步結晶匯聚並演化的理論對話，及其如何持續對傳統的性／別二分法和各類僵固認同提出質疑、否定和踢垮。構築當代跨性別研究的理論系譜，是本研究首要的問題意識。

俄國語言哲學家 Mikhail Bakhtin 的思想體系，足以回饋上述的問題意識。有別於當代性／別分析的發展雖試圖避免與「性」混為一談，卻又發現「體現」在諸多研究場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不知該如何就性身體（sexed bodies）的性別化行為（gendered behavior）進行社會建構論的批判；有鑑於此，Bakhtin 提供吾人一個細緻的觀點去化解建構論 vs. 本質論之爭，因其思想一方面揭櫫符號與社會成規的獨白限制，藉此挑戰後現代或特定性／別論述對於社會結構角色的輕忽，另一方面更直指個體並非率性而為的能動性得以藉由身體（或者學界後來更為熟悉的 Butler（1993）所說的「至關重要的身體」（bodies that matter））創造眾聲喧嘩的離心力，鬆動性／別和性慾的基礎（Francis, 2012）。Bakhtin 思想的整體性實乃兼具本質論與建構論。

事實上，Bakhtin（1993）在宣稱人的主體性是透過與他者之間的互

動而建構時，從未小看於身體物質面向的重要性。甚至，他更指出「肉體低下部位」的去冕（decrowning）象徵著階級的瓦解，預示著人際之間的平等交流。延伸此點，諸位 Bakhtin 研究者（例如：Duleba, 2022; Francis, 2012; Kimak, 2017; Seda, 2016）基本上認為 Bakhtin 既肯認身體的物質性與外部社會結構的作用力，同時亦正視內在於性／別價值觀中的騷動與性／別建構的論述性，有助於吾人推敲身體在與外在世界接合互文過程中的結構化與能動性。Bakhtin 以身體本體為本，具體陳述傳統性／別框架的論述規約並尋求突破，² 是其獨到創見。

呼應上述從廣義的性／別研究視角肯認 Bakhtin 觀點的啟發，本研

² Bakhtin 思想與當代性／別研究之間的對話性，是一個相當重要但至今少被碰觸的議題。這很可能是因為 Bakhtin 的對話（dialogue）、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時空型（chronotope）、言說類型（speech genre）、複調小說（polyphonic novel）以及狂歡節（carnival）等概念早已引起學界的關注並成為吾人對 Bakhtin 學說的首要預設。然而，Bakhtin 曾經在其論著中討論到性／別議題，這點無庸置疑。例如 Bakhtin 學圈的著作 *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Vološinov, 1927/1987）一書中就曾直指作者對性／別二分法的僵化和霸道之不滿。同一本著作亦論及古希臘時期上流階級流行的少年愛或同性戀傾向如何在檯面下發展，儼然形成與大雅之堂上官方教條論的性／別觀遙遙相望、互相矛盾的態勢（見王孝勇，2022）。

由此，本研究從 Bakhtin 怪誕身體觀推敲其中隱含的當代「跨性別」概念，某種程度是想要努力去還原、勾勒甚至放大 Bakhtin 思想體系中的性／別要素。這是本研究大膽的創新，也應該是很有學術貢獻價值的冒險（當然，這也可以說是本研究在理論詮釋，乃至於後續進行個案挑選與分析上的預設，和限制）。本研究認為，從身體的物質性出發，透過綿密交纏的對話性，折射出不同性／別主體在論述和行為上的基進意涵，這很可能是 Bakhtin 獨樹一格的見解。因此，當我們嘗試構築當代性／別論述的理論架構時，事實上不可能略過 Bakhtin。這是本研究從 Bakhtin 談性／別和跨性別議題的價值所在，也是尚未有人踏足之境。據此，本研究的理論詮釋行動以及對 Bakhtin 思想的性／別挪用（或跨／垮性別化），實乃具有高度的策略性和目的性。相關的討論亦值得後續從更豐富的理論視角和個案分析加以再推敲。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究更大膽地往前一步，將 Bakhtin 的思想啟迪與貢獻挪用至當代跨性別研究的領域中。此舉肇因於 Bakhtin 確實直接使用一些當代跨性別研究熟悉的術語，構築其怪誕身體觀，例如「一體雙身」（a double body, Bakhtin, 1965/1984, p. 318）和「雌雄同體」（androgyny, 同上引, p. 323）。

在 *Rabelais and his World* (Bakhtin, 1965/1984) 一書中的第五章 “The Grotesque Image of the Body and its Sources”，Bakhtin 以文藝復興時期法國作家拉伯雷 (François Rabelais, 1494-1553) 的《巨人傳》 (*Gargantua and Pantagruel*) 為例，提出一種訴諸誇張 (exaggeration)、言過其實 (hyperbolism) 和過度 (excessiveness) 的怪誕身體觀並追溯其民俗節慶來源。在字裡行間，Bakhtin 交代怪誕身體觀象徵著自由、衝破制約、重塑雅俗界線、新生俗世價值觀和曖昧多義 (ambivalence) 的社會實踐和政治深化。而「一體雙身」、「雌雄同體」更與人類的歷史進程密不可分，是開啟時代變遷、文化革新的關鍵之鑰。

若進一步細看「一體雙身」、「雌雄同體」的定義，Bakhtin (1965/1984) 給的說法有「一個身體之生命誕生於先前已死的舊身體」（同上引, p. 318）、「從凹陷和凸起的身體低下部位呈現出一個另類的、嶄新的孕育身體」（同上引）、穿透身體表面的一個永遠處於再生的「跨過去／轉型的交會點」（同上引），以及人類行為「在舊與新的身體交界處展演」（同上引, p. 317）。這些陳述雖是用來展現文學中的怪誕意象，甚或寓意著歐洲中世紀天主教會用神權扼殺人性的末世論威嚇，但在字義上確實與當代的跨性別意涵有所疊合，皆用來描述身體在跨過去／轉型 (transition) 過程中的本體與物質性變遷。因此縱使目前尚無論述探究 Bakhtin 怪誕身體觀對跨性別研究的挹注和啟發，本研究仍主張釐清相關的書寫脈絡和旨趣有助於洞悉 Bakhtin 對於性／

別建構中身體性化（sexed）和物質性的立場，藉此擺脫本質論 vs. 建構論二擇一的決斷。

這裡要說明的是，本研究當然知道冒用當代熟悉的概念描繪 Bakhtin 的古典研究恐有時代錯置之虞。但援引 Bakhtin 的觀點詮釋當代 LGBTQ+ 的相關議題——像是跨性別（與同志）遊行中的愉悅／踰越政治（Browne, 2007）、家庭內部面對跨性別家人的心理調適（Norwood, 2013），以及宗教對跨性別（與同志）權益的從反對到接納（Curtis, 2013）等——確實已在當前國際 Bakhtin 學圈累積了一些研究成果。Bakhtin 與當代性／別論述的曖昧多義性主張更被認定具有理論上的銜接（Bandyopadhyay, 2012; Karkulehto, 2012; Patton & Snyder, 2012）。據此，本研究將從 Bakhtin 的怪誕身體觀構築當代跨性別研究的理論系譜，進而摸索前者所體現的「跨性別」意涵，這是本研究第二個問題意識。

本研究旨在推敲 Bakhtin 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首先，透過批判性和脈絡化地閱讀 Bakhtin 狂歡節研究中的相關書寫，本研究將歸結出其中蘊藏著揭示肉身主體的異質性、肯認性／別官能的接合性、展演性／別實踐的公共性等意涵。接著，本研究將指出怪誕身體觀的「跨性別」意涵與當代跨性別研究從「跨性者」到「垮性別」一詞的語藝地景變貌有所呼應，更揭示本質論與建構論的互為配搭。最後，本研究欲從一個本土的「垮性別」案例分析提供例說。

貳、Bakhtin 怪誕身體觀的提出

Bakhtin（1965/1984）的怪誕身體觀起源自對 19 世紀德國學者 G. Schneegans 的拉伯雷研究之解讀與批判。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一、《巨人傳》中的怪誕範例

Bakhtin (1965/1984) 說 Schneegans 曾舉出喜劇的三種形式或類目，分別為丑角行徑 (the clownish)、滑稽諷刺 (the burlesque) 和怪誕 (the grotesque)。在怪誕的部分，Schneegans 提到了《巨人傳》中的一段故事，內容是中世紀的人們相信即使是修道院的鐘樓影子也能讓人懷孕，而僧侶的袈裟能讓絕育的狗恢復生殖力；主角 Panurge 更計畫用女人的陰部生殖器官（肉體低下部位）修築巴黎的城牆。

從最直白的面向上來看，怪誕涉及的是特定社會現象成為了被痛斥的素材，包括僧侶的墮落和巴黎女人的淫蕩不知羞恥。而透過喜劇、詼諧和言過其實形式的包裝，³ Bakhtin (1965/1984) 肯認 Schneegans 一方面彰顯出故事內容與基本事實之間互相違背的荒謬感（因為我們難以想像一個女人會因為修道院的鐘塔影子而懷孕），另一方面則帶給讀者一種滿足感，因為歐洲中世紀真實存在的僧侶的腐敗墮落和神蹟如何欺騙人心，在此被高度地象徵化，於 Schneegans 筆下招致尖銳地抨擊和詆

³ 這裡必須澄清的是，言過其實在 Bakhtin (1965/1984) 怪誕身體觀的打造過程中確為一種常見的身體展演策略。然而，Bakhtin 曾坦言「言過其實乃是怪誕的其中一個特質，它並非怪誕最根本的特質。甚至，將怪誕簡化為僅僅只是諷刺，乃是不允許的。Schneegans 錯誤地詮釋誇大的情感性與運作力量」（同上引，p. 307）。這段話的意思是，言過其實所造成的顛覆性，如果只是一種負面的批判，那就並不是 Bakhtin 怪誕身體觀要去指涉的意象。言過其實若在顛覆和諧擬之際生產嶄新的意義時空並體現曖昧多義性，才是關鍵。這裡，Bakhtin 跟承繼 Michel Foucault 權力觀的 Butler 之性別展演論，有著接近的理論與政治立場。而「過度性 (excessiveness)、超量 (superabundance)、逾越所有界限的傾向 (the tendency to transgress all limits)、無窮盡的列舉 (endless enumeration)」（Bakhtin, 1965/1984, p. 306）等怪誕所具體呈現的風格，皆反映出上述的一體兩面。

笑。Bakhtin 據此說，Schneegans 所述的怪誕有著道德動機，因為被嘲諷的對象乃是「一個特殊的負面現象，或是某件不應該存在的事」（同上引，p. 306）。也正是這一點，使得怪誕不同於丑角行徑和滑稽諷刺而得以脫穎而出。因為丑角行徑和滑稽諷刺缺乏對不適切對象的批判，也沒有怪誕那超乎尋常的極端幻想性與政治寓意。

然而，Bakhtin（1965/1984）旋即改口並直指 Schneegans 的怪誕觀因其未關照到怪誕源自民間而非官方的脈絡，不免太過狹隘。民間與官方體系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看重身體物質的曖昧多義性，以及任何事物的一體兩面。Bakhtin 還指出 Schneegans 的怪誕觀奠基於一系列對本質論的全盤否定。這可謂 19 世紀中期以降的唯心論之遺毒。

二、再探怪誕的身體觀

Bakhtin（1965/1984）認為若要掌握通往怪誕的正確路徑，則要理解「在同一個形象中同時結合正面和負面兩個極端的可能性」（同上引，p. 308）。Bakhtin 更直指這樣的可能性必須擺脫只有批判／死亡而沒有創建／新生的短路迴圈，方能看見「自我成長，並與他者融為一體的二體合一形象（two-bodies image）」（同上引）。這裡，Bakhtin 藉由批判狹隘怪誕觀在視野上的單向性（亦即死就是消逝瓦解的末世論，沒有克服宇宙恐懼（cosmic terror）的新生和豐饒的意涵），指陳在關乎身體的概念中，應該被凸顯放大的乃是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民間詼諧文化所生產的肉身主體的異質性。

Bakhtin（1965/1984）進一步指出，不同於古典和自然主義預設的身體自身、世界輪廓和外部環境各有其先驗靜態的界限，怪誕身體觀清楚展現出「狂野的解剖學幻想」（同上引，p. 345）所塑造的「超乎尋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常的人類形象」（同上引）。其中，「不同身體部位的混合」（同上引）以及「自由玩弄人體與器官的創作」（同上引，p. 346），甚至是怪誕身體動作和行為的「內翻外轉」（同上引，p. 353），⁴ 皆屬常態光景。Bakhtin 認為藉由這些怪誕的身體意象，死亡或瀕死狀態的人的語言才有機會被納入生命的循環之中，重新孕育和再意義化為嶄新的生活元素與意義系統。對此，Bakhtin 舉屎和尿為例，指陳這些快樂事物（gay matter），得以同時降格和緩解情緒，將恐懼轉變為詼諧，更「讓物質事物、世界、宇宙變得身體化，使其變得更緊密、更親暱，更容易捕捉」（同上引，p. 335），宇宙恐懼在此化身為「愉悅的狂歡節怪物」（gay carnival monster，同上引）。

嚴格來說，屎跟尿的舉例並非 Bakhtin 的重點。Bakhtin 是藉由相當程度得以反映出「肉體低下部位」如何降格道德化的社會約定俗成（通常是嚴肅、不苟言笑、僵化權威的價值體系），陳述「身體」在看似荒謬、誇張甚至是愉悅的狀態下確實有創造嶄新身分認同和意識的動能。據此 Bakhtin（1965/1964）強調，靈魂無法與創造它的身體脫鉤。因為身體「得以將靈魂個體化，導引靈魂的方向並賦予內容。在身體之外，靈魂將是徹底的空洞」（同上引，p. 362）。值此，怪誕並不同於空洞的幻想或天馬行空，而具有極為現實的物質性，是為怪誕現實主義

⁴ 在直接的聯想上，內翻外轉似乎極為類似 MTF 跨女在變性手術中的下體改造：剔除海綿體後，將陰莖的皮膚翻轉為陰道壁，原先身處外部的龜頭則被手術刀雕琢和重新置放到重建後的陰蒂位置。當然，這樣的聯想出自本研究，Bakhtin 並沒有這樣直白的書寫。但若從 Bakhtin 怪誕身體觀多次強調生產、豐饒、死後新生的身體地形學來看，他所聚焦的肉體低下部位確實也有被具體具像化的空間。而這樣的想像空間與 Preciado（2000/2018）強調的性／別在變性手術和假體中所創造的可「塑」（plasticity；有塑造、建構和以（矽膠）實體塑造假體的多重意涵）性，似有進一步對話的可能。

（grotesque realism）從本質本體到域外規約的改造和論述顛覆之語藝展演。

事實上，從當代變性敘事（transsexual narratives）的跨性者語藝中，我們經常看見個體基於「靈魂裝錯身體」的自覺（見王孝勇，2023；金星，2006；愛里，2020；趙庭慧，2019, 2020；慧慈，2004；Califia, 1997; Jorgensen, 1967; Martino, 1977; Morris, 1974; Richards & Ames, 1983; Thompson & Sewell, 1995），尋求透過扮裝或手術開啟追尋「真我」的歷程。從 Bakhtin 這裡所強調的揭糞肉身主體的異質性以及靈魂和身體密切關係此一融合本質論與建構論的複合角度出發，我們可以暫時性的宣稱：反串易服或醫療手段並非絕對論的規訓，而是突破甚至化解性別不安的新生策略。這點初步推論將在下一章節提及 Bakhtin 怪誕身體觀的「跨性別」意涵中加以申論。

除了揭糞肉身主體的異質性，身體低下部位的強調在 Bakhtin（1965/1984）的筆下開啟了非單一的性與身分認同，更展現出主體突破自我以觸碰外部世界的接合性。Bakhtin 舉 Schneegans 所說的另一例。這案例是藉由描繪拿破崙有著極為誇大的鼻子，接著被轉變為豬鼻或鳥嘴，展現出「當誇大、言過其實達到幻想的局面，就是怪誕的起源」（同上引，p. 315）。但不同於 Schneegans 雖以奇觀的方式展現（表面膚淺的）諷刺，Bakhtin 轉而直言確切的怪誕必須掌握到鼻子除了總是象徵著陽具（phallus），更意圖要體現的是身體凸起（或凹陷）的部位就像是「尋求要衝出身體界限一樣」（同上引，p. 316）。Bakhtin 強調「任何凸起或分枝，一切都延長了身體並與其他身體或外部世界產生連結」（同上引，pp. 316-317）。對此，不同於 Schneegans 身體觀的定型化與靜態化，Bakhtin 所述的乃是正在變化中的、跨過去／轉型的身體。它從未已了、從未完結，更持續建設和創造另一個或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第二個身體」（同上引，p. 317）。這就是為何鼻子、嘴巴乃至於生殖器官能經常成為 Bakhtin 怪誕身體觀的焦點。跨過去／轉型除了已是當代跨性別運動所關注的性身分建構過程，在 Bakhtin 的思想中，身體與身體之間、身體與世界之間的界線得以被踢垮。

亦即，Bakhtin 的怪誕身體觀忽視封閉的、平緩的、不能穿透的身體表面和官能，而保留其凸起或凹陷的部分，並以此作為與外在社會交流的開放通渠。在這裡，怪誕身體珍視的乃是一個環節與另一個環節的聯繫。而身體之生命，誕生於先前已死的舊身體。這基本上與追求各式各樣身體改造或認同再建構的跨性和跨性別概念十分接近。因為各種程度不一的變性醫療或跨性別歷程，透過荷爾蒙、外科手術甚至是身穿易服在日常生活中矇混過關，皆為新生的身體與舊有、非我的身體身分告別之行動實踐（Feinberg, 2004 / 陳婷譯，2006）。Bakhtin（1965/1984）還說，新生的身體像是一個微型宇宙，得以將散見或孤立於各處的事物聚集、接合在一個整體性之中。據此，Bakhtin 怪誕身體觀強調的是自我與他者的社會對話（而非自我內在的私我絮語），以及身體官能的多重意義指涉（而非定型化的意義對應）。肯認性／別官能的接合性，凸顯 Bakhtin 的怪誕身體觀同時具有物質性／本質論和論述性／建構論的雙重特質，得以將性／別主體的肉身異質性和身分認同轉化並延伸為社會實踐的基礎。

「身體並非不可穿透而是開放的」（Bakhtin, 1965/1984, p. 339）這個主張除了在個體主體化和社會實踐層面具有意義，更是 Bakhtin 所想像政治深化的憑藉。Bakhtin 特別指出不同於歐洲官方文學中的怪誕典範雖有明顯的「忌性」律令但「性仍是最難被噤聲的」（同上引，p. 320）此一態勢可見，人體肉身確實藉由異質化、接合性等策略成為一個「哲學的中心」（同上引，p. 362），用以瓦解世界的階層化圖像和

從上到下的明確秩序，以創造相對性的平面。Bakhtin 進一步說：

所有在宇宙中的事物，從天體到元素，都脫離其在階層中的先前位置，移至變動世界的一個水平面；在那裡，它們開始尋求嶄新的所在、獲致嶄新的形構。而統整宇宙多樣類型的人體（the human body），正是所有這些變遷所環繞的中心（Bakhtin, 1965/1984, p. 365）。

對 Bakhtin 思想有涉獵的讀者，當對引文提及的水平價值觀並不陌生。Bakhtin 畢生鑽研的對話論意圖藉由自我與他人表述的針對性（addressivity）和互文性以成就自身，本就意味著一種互為鑲嵌的日常（王孝勇，2012, 2013；Bakhtin, 1963/1984）。然而，不同於 Bakhtin 在別處專攻的是結構主義或心理分析學派的「語言觀」缺乏互動交流（王孝勇，2009, 2019；Bakhtin, 1993, 2004; Vološinov, 1927/1987, 1929/1986），在怪誕身體觀的研究中，Bakhtin（1965/1984）則富有洞見地直指「身體」——或者更精確一點地說，乃是來自民間諷諧儀式的「物質身體中心論」——在本體論的層次上得以將所有的事物轉移至一個水平面上，而該水平面的意義體系與其中的疆界混淆更是「時間中，宇宙的變化生成」（同上引，p. 365）與建構。Bakhtin 更強調「性」的不可化約論乃是人體所得以揭露和體現的真實本質和最高潛力。性的物質身體性、創造建構性和戰勝宇宙恐懼／末世論的歷史特質，至關重要。身體與性／別實踐在此被賦予了超越個體範疇的公共性面向。而以性或非正典的性翻轉既定的階層價值觀，控訴跨性別在基本公民權的賦予和行使上遇到的歧視，確為當代跨性別社會與政治運動的重大倡議（Feinberg, 1996）。

值得思考的是，Bakhtin 在怪誕身體觀的書寫中多次提及的宇宙恐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懼意味著什麼？他確實提到天體星辰。但從宇宙恐懼經常與宗教末世論的警言連袂出現來看，我們可以說，**Bakhtin** 的書寫並非一種自然科學式的研究筆記，而是透露社會成規的威嚇、社會禁忌的臣屬，乃是他欲解構的對象。因此，無怪乎身體會於此時大幅度地取代表述（*utterance*）、言語行動和言說類型（*speech genre*），成為 **Bakhtin** 打造怪誕身體觀的基石。吾人也得以透過此理解視角，肯認怪誕身體如何超越單一個體的層次，釀就社會與政治的抗議。

另一點要補述的是，有別於中世紀世界觀中對於「聖人遺骸」（*relics*）的高度頌揚和盲目崇拜，使得聖人被肢解的身體各部位（例如聖母瑪利亞的一滴乳汁，或者某某聖人的內臟等）散見於法國各地成為鎮堂之寶，**Bakhtin**（1965/1984）直言在中世紀民間文化中的「妖怪傳說」（*the diablerie*）藉由戲劇化和鬼魅化的怪誕風格，直指「身體肢解和社會劃分的結合」（同上引，p. 351）才是令人難以理解之處。對此我們可以說，**Bakhtin** 怪誕身體觀所示現的不同於官方主流之異類「體」現，確為豐饒多產又積極運作自身與他者的社會對話和接合，進而轉化、整併、融合自身與外在世界的隔閡界線，再造公共性的意義系統。

更進一步說，怪誕身體作為 **Bakhtin** 筆下狂歡節理論最具民間性（而非菁英化）的身體圖像，藉由其變動性、開放性、未了性與服膺於生命週期的理想身體觀（*idealized body*）互為對峙，有效地將削弱權威的時空從文學場域帶入現實。狂歡節的基本特徵如何在不同社會文化脈絡中仍相當清晰地保留，成為了當前 **Bakhtin** 研究的最新視角——尤其是在狂歡節的某些表現形式已然消逝，但其基本特徵與精神仍舊被保留下來的當代（*Raine, 2023, May 17*）。怪誕身體觀所交織的價值觀因此與文化革新和世代變遷的主體性、社會性、政治性息息相關。也正是在

此，我們得以進一步從跨性別相關詞彙的語藝地景，⁵推敲 Bakhtin 怪誕身體觀（肉身異質性、性／別官能的接合性與性／別實踐的公共性）之「跨性別」意涵。

參、從「跨性者」到「垮性別」的語藝地景變貌

跨性別相關術語中最早出現的，乃是「跨性者」（transsexual）一詞。雖然該詞彙的鍛造者是誰，至今仍眾說紛紜，但在初期，一般同意跨性者一詞等同於「第三性」（a third sex）。它有助於人們認識到確實有一種「性別不順從者」的性，與「生殖主義」的性是脫鉤的（Adams, 2015）。但「第三性」在 19 世紀下半葉先是被錯誤認知為「同性戀」。

一、「跨性者」的指涉

Hekma（1996）指出，把同性戀視為「第三性」的主張，認為同性戀乃是天生的性別倒錯或心靈的雌雄同體，它更體現為巴黎人的少年愛傳統和戀童癖次文化。「女性化的生理男尋求同性關係」（同上引，p. 215），於當時即為第三性，其意味著「雞姦者的女性化」（同上引）。

⁵ 如同 Rawson & Williams（2014）所言，語藝地景一詞來自 Clark（2004）的著作，意指人所使用的話語所涉及的非語文情境，而這個非語文情境乃是由公共經驗的論述或非論述形式所組成。對此，使用語藝地景分析「跨性別」相關詞彙的架構和方法，旨在從較傳統的語源學轉移到語藝的領域，以強調社群語言發展的深層脈絡和說服性。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然而，19 世紀末的首波同性戀運動開始之際，已有論者明確指出男同性戀者的陽剛性展現乃是針對「雞姦者女性化」的反例和駁斥。更何況，多數同性戀者並不喜歡被界定為「第三性」。而巴黎酒吧或狂歡節期間雖然有扮裝、反串的同性表演，但男同性戀之間的尋歡對象多半不是變裝的生理男或男妓。人們逐漸發現，性慾偏好和性／別倒錯在過去被等同混用以命名天生的同性戀者，是根本的錯誤。就算是喜歡扮作女裝表演的男同性戀者，多半只能用「男性身體也會展現出某種女性化的特質」（Hekma, 1996, p. 220）加以詮釋。他們「僅僅是靈魂、並非身體，屬於另一種性」（同上引）。同性戀與第三性（或跨性者）的對比差異，大約到了 1950 年代逐漸為人所知。同性戀者並不涉及物理身體的改造，是為順性別（cissexual, cisgender, Enke, 2013）。

一般認為 1966 年由公開推動性別重建手術的 Harry Benjamin 所出版的 *The Transsexual Phenomenon* 一書，正式確立了跨性者與同性戀甚至是反串易服者的根本差異。也因為 Benjamin（1996）主張性／別身分與性慾對象之間切忌等同連結，人們逐漸認知到「性慾望是你跟誰睡覺，而性／別則關乎你是誰的問題」（Rawson & Williams, 2014, p. 4）。

值得注意的是，Benjamin 所述的跨性者不一定皆有動刀的意圖。然而，受到當時美國大兵 Christine Jorgensen 赴丹麥變性成功返國的事件所影響，當時的流行文化和公眾認知對跨性者產生一種接合於變性手術的簡化理解。Bolin（1996）在 1979-1981 年間進入美國雙靈人（the berdache）社群中所進行的田野調查也有類似的發現。Bolin 指出，早期社群成員將性／別僵化為生物性。跨性者多半必然走上變性一途方能獲得社會地位。因此，雙靈人社群中的跨性者並非一種幻想或權充假扮，更非娘同志或反串易服者，而是展現女性性／別身分之主體。

從上面的討論來看，「跨性者」一詞的浮現可說是當代跨性別研究

最早的範例。該詞彙的名稱定義，則是藉由與同性戀者、反串易服者互相對比，而逐漸清晰明朗。跨性者與醫療介入的交織，可說是自始就有所構連的語藝地景。性／別二分法的確立和鞏固，並沒有在這個階段成為被置疑的對象。若用 Bakhtin (1965/1984) 的語言來說，我們可以說此時的跨性者身體觀雖然有其不同於一般性／別主體的肉身異質性、甚至透過外科手術將其肉身異質性確切地體現和字義化，卻並非怪誕身體觀所冀望的。因為跨性者在此等同於性別重建後回歸主流性／別秩序之單向性與定型化，並沒有留下任何曖昧多義的詮釋空間。跨性者所體現的跨性別意涵，比較接近 Bakhtin 無法全然苟同的狹隘的怪誕身體觀，或 Tauchert (2002, p. 34) 所述的「極天真本質論」(naïve essentialism)。

然而，隨著跨性者內部的多樣性於 1970 年代末期逐漸清晰，心理和生理上的雌雄同體或各類正在跨過去／轉型的不同階段之跨性別主體使得前述提及的狹隘怪誕身體觀，有被轉化的契機。

二、「垮性別」：怪誕身體觀的跨性別意涵

本身為生理男，但長期以女性社會角色生活的跨性別界意見領袖 Virginia Prince 於 1978 年，獨創並使用「垮性別」(transgenderist) 一詞，去描述如她(他)一樣在外在表現上全時以女人身分生活但沒有意願去做變性手術者。她(他)主張「垮性別」應成為一種可被辨識的類目。且不同於 Benjamin 認為有些性／別主體的內在認同衝突必須透過醫療方能化解，Prince (1978, 1991) 斷言生理性是無法被改變的。甚至，像她(他)一樣的生理男但身著女裝且全時以女性角色生活之狀態，才是更成熟、社會適應力較佳，以及更能享受性慾的性／別主體。

「垮性者」一詞更指陳無論我們正處在何種性／別衝突裡，個體或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主體的解決之道都不必然被嚴格地綁在非黑即白、非男則女的邏輯裏。Boswell (1991) 甚至指出，那早就存在只是最近才重新回歸文化意識中的雌雄同體，有助於人類與社會的發展進化。它鼓勵著對單一性 (unisex) 的拒斥，藉此釋放出異質性和每一個體之獨特性。「垮性別」在此明確成為了對主流性／別意識形態的重大威脅和文化禁忌（或者是 Bakhtin 怪誕身體觀所示的對社會成規的威嚇、社會禁忌的臣屬加以解構）。因為不同於一般性的文化場域對於曖昧多義、晦澀不明 (ambiguity)、去字義化的不安，Boswell 認為「垮性者無論是部分時間男扮女裝或是全時——甚至即使是在生殖器官上造假，都是一種公然反抗文化規約的最誠實的現實闡述」（同上引，p. 31）。

Prosser (1998) 進一步指出，Prince 的「垮性別」與「跨性者」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跨越了「性別」的界線，但並沒有（甚至不打算要）跨越「性」的疆界。這點與 1990 年代以降傳布的「跨性別」一詞相當一致。此外，「垮性別」所意味的「一個男人主體以女人身分生活者，但她並非變裝者或反串易服癖」，更與「酷兒性」有所連結。Prince 因此提出了相當關鍵也極具爭議的宣示：「性別像是社會裝扮」 (gender as social costume, Williams, 2012, March 27)，是在文化中的一種狀態，而性身分 (sexual identity) 乃是附加在身體之上的屬性。

批評者認為 Prince 的性／別觀似乎有種貶抑跨性者身體性的意圖，藉此頌揚像她一樣的生理男卻全時活在女人性別角色裡的性別移居者身分 (gender migrating identity)，才是最能顛覆文化刻板印象的主體位置 (Rawson & Williams, 2014; Williams, 2012, March 27)。這種輕視跨性者性身分的主張也確實呼應了一些學界先前的討論 (Stoller, 1964)。但本研究認為，Prince 的說法除了在某種程度上奠基於她一度不相信生理性是可以透過後天改變的認識論立場，更重要的應該在於她認為跨性者

的跨過去／轉型之歷程，或許需要某種「剎車機制」，以凸顯肉身異質性的性／別官能事實上存在著各式各樣的接合關係。從中而逆生的眾多性／別不順從者更得以匯聚為一種公開、公共性地挑戰主流二分性／別框架和類目的傘狀集結。在此，「垮性別」在相當程度上呼應 Bakhtin 怪誕身體觀所示現的本質論與建構論的兼容，更與「跨性別」這個涵括術語的政治意圖有所呼應：

……不可能再去主張性是天生自然的、性別是社會——文化的。兩者都變得被視為是社會——文化的。二元論自身就是一種社會建構。且如果這說法成立，關乎性、性慾……的科學的政治與倫理本質，就變得更為明顯。科學會帶來效應，而科學所打開的給跨性別者的途徑，是以科學以及倫理和政治之名，去提出另類的概念化（Ekins & King, 2006, pp. 26-27）。

上述引文所說的性／別觀的另類概念化，確實在一些經驗研究中有發現。Bolin（1996）指出有別於早期美國的雙靈人社群中跨性者必然要去動手術以符合社群內外的約定俗成，隨著 1980 年代性別診所大量的關閉使然，越來越多的求診者並沒有「整個人」都徹底改變，甚至許多人以既男且女的非二元（amigenderal）自我，全時地活在雌雄同體的身分中。這意味著性／別身分的表達更開放多元。Bolin 還指出，1990 年代以降盛行的「全球性的朝向健康和健美」（同上引，p. 478）的風潮帶來一種修正版的身體觀（Bolin, 1992），即女體不再以身體纖細感為單一的美學標準（Duff & Hong, 1984）。這恰好讓骨架或肌肉較發達的 MTF 更有自信地展現自己未被或無法被（大幅度）改造的男體，而不再迫切需要透過手術或荷爾蒙來矇混過關。Bolin（1996）主張，這種比較強調天生自然和正視某些女性運動員壯碩肉身的社會風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潮，確實翻轉了過去「生理性決定身體形式」（同上引，p. 478）的觀點。

身體性／別規則的放寬對跨性別陣營而言，可謂「垮性者」獲致能見度甚至是社會歸屬的接合實踐。「有陰莖的社會女人」（a social women with penis, Bolin, 1996, p. 479）、「有陰道的男人」（同上引，p. 485）、「第三性別」（the third gender，同上引，p. 483），甚或是跨文化研究中所示現的印度非男非女者 hijra（Nanda, 1996）、巴西拒絕自我認同為女人的生理男性工作者 travesti（Kulick, 1998），和中國以女性裝扮及／或隆胸而從事賣淫的妖（林純德，2020, 2023）……，除了呈現出「垮性別」刻意為之的性中間地帶，非單一樣板化的女性性身分也可能是藉由一個術前 MTF 而存在這點所透露出的訊息，與 Bakhtin 的怪誕身體觀有所疊合。亦即，怪誕身體的異質肉身、雌雄同體、一體雙身在複數性／別選項之間的接合拼湊，以及肯認男人和女人都可以藉由趨近或挪用她（他）者但卻從未能完全變成她（他）者，據此匯聚為對當代生物學典範或解剖學認定的性／別類目劃分之挑戰。這裡我們或可說，Bakhtin 怪誕身體觀的「跨性別」意涵，確實在相當程度上體現為「垮性別」所蘊藏的一系列肉身刻劃、社會實踐和政治深化。

整體而言，「垮性別」作為當代跨性別圖像中的一種特殊選項類目，確切地透過肉身異質的非單一性、反定型化，於 1970 到 1990 年代烘托出相較於「跨性者」而言更為彈性能動的性／別體現。從「垮性別」把性別視為社會裝扮以藉此接合和凸顯身體低下部位可能具有的多重意義指涉，跨性別的整體概念確實得以重複展演出既定性／別秩序的失序，和對性／別類目再建構、再意義化的企圖。於此同時，沒有經歷性別重建手術的跨性別者（亦即「垮性別」），並不能被一味地否認其個體的變遷過程（Adams, 2015）；相反地，他（她）有可能是策略性地或（非）刻意為之地維繫自己的非正典狀態，以挑戰既定的規約律法

或社會的約定俗成。這一點得輔以實際的個案分析。

當代跨性別研究在「垮性別」的概念挹注之際，確立了對性／別二分法的斷然拒斥，同時也對全然本質化的身體生理、性身分歸屬抱持著某種敵意（Stryker & Whittle, 1996）。然而，在論者以「反基礎論」（antiessentialist, Stryker, 2004, p. 213）、「後身分論」（postidentitarian, 同上引）等命名匯聚建構論與酷兒理論的思想軸線之際，⁶「垮性別」所體現的怪誕身體因其異質性、接合性與社會政治

⁶ 因應當前性別理論中明顯位居主流的反本質論趨勢和社會建構論取徑，已有諸多論者反思性地主張某種跨性別狀態（包括本研究所刻意凸顯的「垮性別者」）之存在有助於提供另類的視角，用以理解個體多重交織的被壓迫身分事實上難以與性身分本質脫鉤（Haulotte, 2023; Nagoshi & Brzuzy, 2010; Shotwell & Sangrey, 2009; Tauchert, 2002）。本研究一貫的立場亦是如此。這個立場更造就本研究後續將以「人妖曾秋煌」為例，說明「垮性別者」的怪誕身體意涵。對此，很可能是第一位挖掘出曾秋煌案例的本土學者趙彥寧（1997 年 10 月 22 日）指出，當今日臺灣文化界與學界大聲慶賀「酷兒扮裝」之際，在近代史中活過的「人妖」，其處境絕不如吾人想像的如此無憂鬱。奠基於趙彥寧的提醒與洞見，本研究發現「垮性別者」或後續將分析的「人妖曾秋煌」案例所體現的性／別圖像，有某種跨文化的普世性，更有其在地性。在相關文獻的討論中，這或可追溯至晚明以降因性別秩序鬆動，衍生出對具有雙性性別特質或柔媚化的男子、男妓甚至是「人妖」充滿熱情和包容，並且將其色慾化和良友雅致化的文化現象（何志宏，2002）。「人妖」一詞後續則專指從事同性關係的男人，尤其是被插入方。該詞彙甚至也可用來描述雌雄同體（Kang, 2009）。到了清朝，當局為便利統治臺灣而鼓勵男性移民但又禁止攜眷來臺，「渡臺禁令」使得男眾女寡下男風持續興盛。由「羅漢腳」演變而來的「腳仔」一詞在當時被用來指涉面貌標誌、體態輕盈、頗具姿色且引起同性男人覬覦的美男子和男妓。男性移民之間的情慾關係和爭風吃醋甚至引發了數起「同性戀」的社會事件和法律糾紛——即使當時並不存在「同性戀」一詞（林純德，2016）。而男妓「看似女人卻是男人」（柯瑞明，1991，頁 119）、「臉部略施脂粉、穿著女性服裝，舉止就像女孩子一般妖嬈多姿，……有時候還和女孩子一樣嬌嗔，或一搭一唱，唱著戲曲消磨無聊的時間」（同上引），儼然就是「垮性別者」的身影。「垮性別」的在地系譜學探究及其物質性，值得專文處理。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性，使其絕非性／別的無政府狀態和極天真的本質論，而更可能是一種特殊的性／別不穩定模式（unsettling model of sex/gender）。垮性別者的肉身如是（the corporeal as such）及其作為抵抗論述的建構性，在 1950 年代臺灣的特殊個案「人妖曾秋煌」身上，有著值得參照的線索。

肆、一個本土的「垮性別」案例與分析

針對上述「垮性別」的部分，本研究將以戰後臺灣第一起「人妖」個案曾秋煌的新聞報導為素材，⁷ 探討 1948-1957 年間大眾傳播媒體如何透過她（他）者性（otherness）的策略，對曾秋煌這個曾娶妻生子卻扮女裝連嫁兩夫的生理男之一系列事件進行再現。本研究嘗試推敲的是，新聞報導如何透過建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揭發和定調其肉身異質與怪誕，據此遂行媒體審判或社會懲戒。然而，此舉卻反而弔詭地暴露主流性／別體系本身的困境現實。

一、個案背景與分析架構

曾秋煌，生理男，出生於臺中。他第一次被攤在公眾面前時正值 37 歲。⁸ 據報載，他自 1948 年五月開始一連串的多年犯罪，周旋於多名男

⁷ 曾秋煌的名字「煌」字，有不同的版本，在某些報導中使用的是沒有火字旁的「皇」。兩種用法所指涉的對象是同一人。但為何出現兩種不同的用字？原因已不可考。本研究使用「煌」字，是因為目前所蒐集到的第一篇報導，其行文所使用的乃是「煌」字。而本研究在直接引述當時的新聞文本時，將依循該則文稿的用字。

⁸ 關於曾秋煌的實際年齡，新聞報導曾於多處提及卻有著相當不同的說法。在 1948-1951 年間的報導裡，曾秋煌起初被說成是 37 歲（公論報，1948 年 5 月 19 日），

子之間假裝女性以騙財（公論報，1948 年 5 月 19 日）。媒體相應的報導熱潮在往後數年間至少出現數波，⁹ 並冠以「人妖」（臺灣民聲日

後來則變成 36 歲（臺灣民聲日報，1951 年 5 月 26 日）或 32 歲（自立晚報，1951 年 10 月 22 日）。1956 年曾秋煌父親說他「現年已四十五歲」（臺灣民聲日報，1956 年 9 月 27 日），但同年的報導則稱「『她』的『芳齡』33 歲」（臺灣民聲日報，1956 年 9 月 25 日）。然後到了 1957 年，報導說其乃係 47 歲的生理男（聯合報，1957 年 8 月 7 日）。如果年齡這種基本資料在（不知道是否經過嚴謹查證的）新聞報導中都眾說紛紜，曾秋煌其他事蹟的媒體再現若顯得前後不一，似乎就不難理解。但本研究想要進一步揣測的是，事實性的矛盾除了關乎新聞專業性，是否更可能透露出曾秋煌縱使被動地被媒體（還有警方、法庭和一般大眾）所框限，但其存在現實早已超越既存的定義和認知？如是，這使得任何欲整全圍限並負面化曾秋煌怪誕身體的報導意圖，恐難以遂願。

⁹ Chiang (2014) 在分析中將相關報導劃分為四波。這劃分有所依據，因為據報載，曾秋煌於 1957 年 8 月間「扮鬼」攻擊老婦遂行偷竊後被警方逮捕，是其第四次被送進臺中看守所（公論報，1957 年 8 月 8 日）。這是曾秋煌最後一波見報。然而，由於 Chiang 所蒐集到的文本始於 1951 年曾秋煌的色情詐欺案（Chiang 因此將 1951 年視為媒體第一波的報導），並沒有掌握到其實早在 1948 年 5 月 19 日，《公論報》就已經出現第一筆關於曾秋煌的報導。本研究在地毯式蒐集資料和歸納整理後，傾向將系列報導劃分為七波：(1) 1948 年 5 至 7 月間，報載曾秋煌因竊盜第一次入監，直至 1950 年春天出獄；(2) 1951 年曾秋煌因色情詐欺案被捕入獄，報載此案於同年 10 月 22 日宣判，曾秋煌被處以有期徒刑一年，刑滿出獄後送勞動處所強制工作兩年（見聯合報，1951 年 10 月 23 日）；(3) 1954 年 12 月 24 日的新聞指陳曾秋煌出獄後又因偷雞的竊盜罪入獄，相關報導雖然只有一篇，卻空前地、鉅細靡遺地公開了其個人資料（見聯合報，1954 年 12 月 24 日）；(4) 1955 年 11 月 14 日媒體報導曾秋煌因為行竊腳踏車，再度被捕，這應該是其第四次犯罪（見中國時報，1955 年 11 月 14 日）；(5) 1956 年 9 月 25 日，報載曾秋煌因為「男扮女裝」（聯合報，1956 年 9 月 25 日）、舉止怪異而被警察拘留。這波報導浪潮旺盛，共有 12 篇，直到 1956 年 12 月 10 日方歇（見更生報，1956 年 12 月 10 日）。與前述幾次的犯罪事實不同的是，曾秋煌這次並沒有顯著的犯罪行為，其被捕僅僅只是因為警方見其「男女不分」（同上引），擔心有違社會良俗；(6) 1957 年 7 月 20 日報載警方又逮捕了「男扮女裝陰陽怪氣」（公論報，1957 年 7 月 20 日）的曾秋煌，後決定將其送至彰化遊民收容所。但幾天後，曾秋煌從收容所被釋放出來後，又因「仍扮女裝」（臺灣民聲日報，1957 年 7 月 27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報，1951年5月26日）之名。曾秋煌在數度落網後的法院審判過程，更因媒體大肆渲染他的性別錯置和「雌雄同體」，而引起大眾的熱切關注。「究竟要關男監還是女監？」（聯合報，1951年10月18日）的難以決斷則戲劇化、怪誕化甚至是妖魔化了事件當事人的性曖昧（sexual ambiguity），其中呈現出曾秋煌的「跨性別」樣貌。「跨性別」一詞在曾秋煌的異質肉身上清楚體現為特定性／別主體在身體官能和「女人打扮」（聯合報，1954年12月24日）上無法矇混過關的性／別處境，以及她（他）似宛若西方跨性別代表性人物 Prince，¹⁰ 將性別視為社會裝扮，更是得以任意遊走並跨越世俗性／別界線之選擇。比方說報載曾秋煌「有時穿男裝，亦有時著女衣」（中國時報，1955年11月14日）。

日）引起警方側目。警方此次依法送辦的理由是曾秋煌「冒用女性身分證」（同上引），有「妨害風化和治安」（同上引）之虞；(7) 前次被逮交保後，最後一波相關的報導聚焦於曾秋煌裝鬼攻擊老婦後偷錢逃逸的過程。此事最後被提起公訴，曾秋煌遭重判三年九個月。相關報導止於1957年9月14日（見公論報，1957年9月14日）。

¹⁰ 針對曾秋煌的性別稱謂，Chiang（2014）主張女性稱謂或許並不恰當，因為當時報紙的規範化性別標籤，是用男性稱謂。對此本研究有不同的想法。本研究發現，綜觀當時的相關報導，事實上在性別稱謂的使用上相當混亂，缺乏邏輯，當然這主要跟曾秋煌刻意創造性曖昧的氛圍有關。例如曾秋煌因為犯下竊盜罪被法官當庭訊問其生理性時，坦白自己為男兒身（見臺灣民聲日報，1948年7月25日）。但曾秋煌在別處卻又改口說自己是「並非男人，係一男女兩性兼具的陰陽人」（聯合報，1956年9月25日），甚至堅稱自己「是個女人」（臺灣民聲日報，1956年9月25日）。如是使然，「她」（聯合報，1954年12月24日）、「他」（自立晚報，1951年10月18日），乃至於「她（或他）」（中國時報，1955年11月14日）、「他（或她）」（中國時報，1955年11月18日）等寫法都曾零散地出現，毫無章法。據此，本研究傾向用「她（或他）」的稱謂，一則用以彰顯曾秋煌的性模糊，二則用以揭橥當時新聞報導面對這樣一號「人妖」時的無從論斷，三則呼應當代跨性別研究傾向從個體自決的角度，主張吾人應正視特定主體所偏好的性／別稱謂。女性稱謂擺在前，正是因為曾秋煌確實曾言自己希冀一朝能成為「健全的女人」（聯合報，1954年12月24日）。

她（他）甚至「一直過著女人生活，已經忘了自己是男性」（中國時報，1956 年 10 月 3 日）。

時逢臺灣第一位由本土醫師執刀以矯正雙性身體，最終從男變女的陸軍中士謝尖順，於 1950 年代成為了「自由中國」（中華民國）欲往西方人權意識靠攏的大外宣（王孝勇，2020；Chiang, 2017）。與此相較，曾秋煌「難登大雅之堂」、難以名狀的怪誕身體除了透露出主流性／別二分法對性／別異議者和不順從者的治理，更重要的是其似乎正相反地折射出被框架、被定錨的肉身異質性在「垮性者」自覺或不自覺的層面上，所意外誘發的傳統性／別體系的內爆（或其本就無法整全的性／別事實）。亦即，曾秋煌的「人妖」之名與被變性為女的「陰陽人」謝尖順，可謂 1950 年代臺灣同時存在卻彼此矛盾衝突的性／別她（他）者圖像。有別於陰陽人得以被手術「矯正」並回歸主流體制因而獲得媒體和社會大眾的同情與關愛，「人妖」（／垮性別者）的難以歸類、無法掌握和總是關乎犯罪新聞，使得昔日性／別與國家主義僅能將其負面標籤化、僵化並排除賤斥（但又難以真正遂願）。曾秋煌的存在劃出了主流性／別規約縱使奠基卻無法遂意的時空。在相關熱潮後，「人妖」一詞更被臺灣媒體沿用來形容非性／別常規者、行為偏差者、男同性戀和男妓（王浩翔，2023）。可見該則事件的影響力與後效。

報紙文本是目前僅存的資料。本研究以「曾秋煌」、「曾秋皇」、「人妖」等關鍵詞查找臺灣新聞智慧網、繙云文獻、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的數位典藏服務網、國家圖書館的全國報紙影像系統等資料庫，同時蒐集《自立晚報》縮印本中的相關報導，共獲得 45 筆新聞文本為分析素材。時間跨度自 1948 年 5 月 19 日至 1957 年 9 月 14 日。詳見附錄。

在分析架構上，本研究挪用 Curbelo（2021）針對 1970 至 1990 年間居住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島（the Canary Islands）的各種性異議者的日常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生存戰略，所發展出的「她（他）者性」（otherness）概念作為指引。Curbelo 指出，加那利群島的跨女和反串易服者（還有男同志）在地理位置上處於都會區域外的邊緣峽谷依洞穴而居，在社會空間上更面臨佛朗哥政權以高壓集權和法治手段禁止「非異性戀正典」的賣淫行為。但即便如此，她（他）們仍具體展現出某種惱人邊緣性（bothersome marginality）如何在一個敵意和嚴苛的脈絡中掙扎求存，據此促使主流當局欲實施社會淨化的政治管控、順性別規範和性／別二元論宣告失效。Curbelo 雖未使用「垮性別者」一詞來命名或界定其研究對象的性身分或性／別位置，但其對於性異議者「她（他）者性」的描繪，確實是多處與本研究欲分析的人妖曾秋煌之生活和性／別處境有所雷同。Curbelo (2021, p. 484) 具體建議「她（他）者性」的分析應關照以下四個層面：經濟不穩定（economic instability）、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性工作（sex work），以及暴力與壓迫（violence and repression）。¹¹

綜上所述，本研究從 Bakhtin 怪誕身體觀為經，以「她（他）者性」所指涉的四個範疇為緯，對人妖曾秋煌的媒體再現進行語藝分析。本研究的分析規劃如表 1 所示。前兩個主題構成的分析將體現曾秋煌被

¹¹ 這四個層面對本研究而言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其適用性應無疑義。因為曾秋煌曾言及想變性的念頭，使其在性類目的選擇上比較接近當前所謂的跨女。再者，她（他）也確實在許多時空中展現其透過反串易服而成就某種癖好和滿足，甚至依此色情賣淫的事實（這點在以下的分析中會提及）。此外，Curbelo (2021) 的四層面亦具有跨越不同語境的參考價值。Drager & Platero (2021)、Rizki (2019) 皆指出反串易服者在美國、西班牙、拉丁美洲等脈絡中，經常被界定為經濟弱勢、身體失調、逾越性別二分法，以及對既定認知的稠密反思，因此易遭受強烈的壓迫、訕笑和懲罰。這些研究與 Curbelo (2021) 的發現類似，也與 Chiang (2014) 藉由中國歷史編纂的素材所歸納出的「人妖」類目的「性」主題構成（包括性別錯置、變性、同性關係、人性的界限和意義、賣淫），得以互為參照。

負面化、被動再現的過程，亦即 Bakhtin 怪誕身體觀所述的肉身主體異質性的部分。賣淫怪譚和公眾奇觀的分析則將試圖進一步彰顯新聞報導和主流社會在面對曾秋煌時的難以言喻。而曾秋煌看似不尋常的性／別官能，使其並不是被絕對「她（他）者化」（othering）的再現對象，而是以「她（他）者性」擾亂既定秩序，對性／別類目的本質和建構加以實踐重構的「垮性別」。

表 1：本研究分析規劃

層面	主題構成	聚焦
經濟不穩定	竊詐軼事	探討竊盜、色情詐欺以及曾秋煌於其間不尋常的性別表現如何成為媒體獵奇的素材
社會排除	人妖疑雲	推敲曾秋煌曖昧的生理屬性，以及據此而來的奇裝異服和詭異舉止如何成為媒體筆下的人妖疑雲
性工作	賣淫怪譚	指陳曾秋煌如何利用其看似「忽男忽女」、「可男可女」、「不男不女」的性／別樣貌賣淫（或約炮）
暴力與壓迫	公眾奇觀	從入監管理和法庭審判的過程揭窺曾秋煌如何成為公眾奇觀，進而迎來周遭的窺伺、譏諷和懲戒

二、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1948 年 5 月 19 日，臺灣報紙出現了一則竊盜新聞。但不同於一般社會犯罪事件，該名嫌犯所具有的非常態、非常人的性／別屬性，旋即在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引起騷動。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一）竊詐軼事

報載化名為「廖玉蓮」的男嫌本名為曾秋煌，臺中員林人，於去年（1947）在基隆開始扮女裝行竊（見公論報，1948年5月19日）。這名「裝女竊犯」（同上引）除了「靠艷裝混過眾目」（同上引），還跟警察蘇天賜結婚。曾秋煌落網送押法院時，馬上引起人山人海的民眾爭相目睹此一「奇異竊犯」（公論報，1948年5月22日）、「男裝麗人」（臺灣民聲日報，1948年5月23日）。報導指出曾秋煌「妨害風俗行為」（同上引）的男扮女裝在警方的認定裡乃是比行竊更為不堪的「變態性」（同上引）。「他」明明是男兒身卻時常「拿月經到處詐稱『洞口』紅潮湧至」（臺灣民聲日報，1948年5月24日）向人借廁所，甚至到處求宿後趁「風流人」（同上引）不備之際乘機行竊。

雖然曾秋煌的犯罪事實明確，但畢竟太過匪夷所思、前所未聞。開庭時，法官的訊問（和好奇）轉而聚焦於曾秋煌的丈夫是否知悉其真實的性身分：

法官問曾秋煌以與蘇天賜結婚情形，渠答：「結婚係正式舉行儀式，是日並設喜筵十餘席，邀宴親友足人，很熱鬧」，又問：「你丈夫知不知道你是男人？」他答：「結婚後他也摸我的乳，我也會脫褲給他看，並撫摸及 XX 我的 XX。他怎麼不知道我是一個男的呢？」至於蘇天賜，法官對其審問亦非常巧妙，問他：「你什麼時候才知道曾秋煌是女的呢？」蘇答：「到她被中山路派出所拘押後報紙上發表過才知道」。結婚年餘即知彼為女性，傍聽之人莫不被引暗自發笑，法官復問：「你太太有沒有出門」他答：「沒有」又問：「既然沒有，這些當票是從那裡來的？」蘇天賜此時無言矣，法官繼問：「你

不給錢與你的太太，你太太犯罪你要不要負責？」他答：「曾秋煌在戶口上沒有記明夫婦關係，她做的事她要自己負責」，法官駁問：「你既與曾秋煌正式結婚，而還有正式辦離婚手續是難辭了責任的」，蘇天賜聽後無話答……（臺灣民聲日報，1948 年 7 月 25 日）。

從上述內容來看，蘇天賜究竟何時知道自己「正式結婚」的妻子是男人，實為羅生門，法官亦自有定見。但確定的是，曾秋煌的生理屬性此刻確非曖昧不明，他就是一個男扮女裝犯下竊盜罪的「妖男」。而這個「妖男」於三年後再度見報時，罪名已不是竊盜，而是色情詐欺。「妖男」自此成了「人妖」（臺灣民聲日報，1951 年 5 月 26 日），其性身分也有了不同的刻劃。

1951 年 5 月曾秋煌二度被逮。相關報導指陳這個「初犯詐欺、二犯竊盜」（臺灣民聲日報，1951 年 5 月 26 日）的「人妖」嫌犯是「兩性怪人」（同上引），因其身體陰陽具備：「……具備男性 X 物以外，加有女性陰部在肛門之間成長，双件都可利用，……只冬季胸前乳部自然凸出，經前每三個月來一次……」（同上引）。此外，曾秋煌在庭訊時的打扮在當時也顯得怪誕和詭異，例如「……穿白色香港衫長褲，頭髮蓄得很長，看去有點似男非男，似女非女……」（聯合報，1951 年 9 月 23 日）。這個以色情詐竊又「不男不女」（聯合報，1951 年 10 月 18 日）的嫌犯，¹² 豈能見容於昔日。她（他）必得被公然審判以正視聽：

¹² 按照黃道明（2012，頁 74-75）引述 Butler（1993）的分析，「不男不女」的「不……不……」語法是一種雙重否認，代表著二元框架內的排除。若再就該詞彙和「人妖」之名接合於曾秋煌的報導中來看，指涉的是如 Kang（2009）所列舉的包括扮裝者、京劇旦角、男娼和穿女裝與男人交媾的男子等一系列非正典的性／別主體。這些性／別主體位置恰好也是曾秋煌在不同時期所力行實踐的選擇和嘗試。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最精采的一場，要算是最後的訊問，法庭裡莫不全神貫注，引頸以待。審判長說：「你空係男乎？女乎？」曾秋皇低下了頭，眼珠子不斷地轉動，然後一聲是「男」。打破了以往諱莫如深的「謎」，他說「逢男說女，逢女說男，其實，我是個男人」。他承認這是他的荒唐事，在卅五年的時候，他已有五個小孩，但是他卻以女性的身份嫁給了一個鐵路局的職員（自立晚報，1951年10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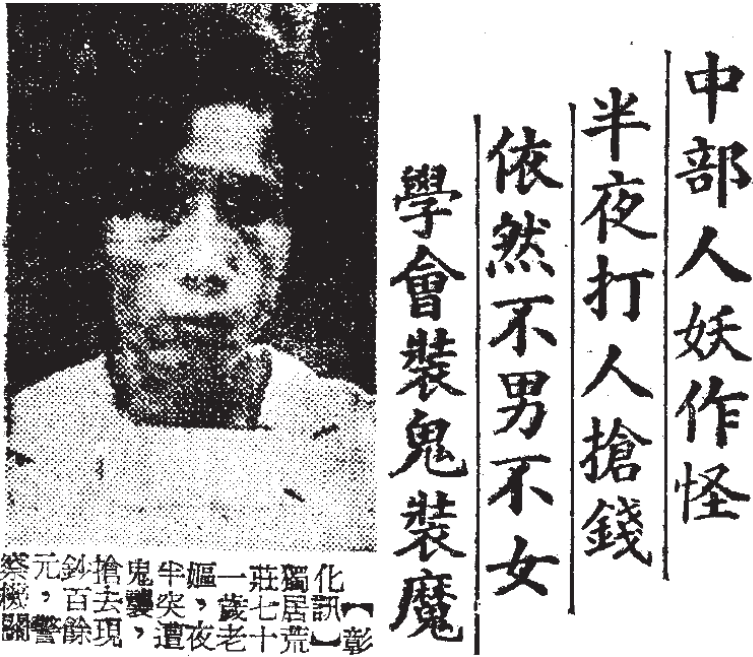
事實上，曾秋煌外在的性別表現完全無法矇混過關，因為她（他）雖然「頭髮蓄得很長」（聯合報，1951年9月23日），但「看上去有點似男非男，似女非女」（同上引）。旁人一眼就得識破其生理性。然而，報導對於她（他）的「人妖」命名、對於她（他）似乎雌雄同體的錯誤或矛盾報導（例如曾秋煌第一次被捕時，媒體說其宣稱有月經一事是造假，但卻在1951年的報導中繪聲繪影地說成是「每三個月來一次」），以及明知其曾經娶妻生子但仍用的女性稱謂「她」來名狀「她卻又連嫁兩夫」（同上引），皆透露出關乎曾秋煌的曖昧身體以及對她的真相追究將持續發酵。這點後議。相對來說，曾秋煌的詐騙與犯罪行為，於此階段僅在報導中聊備一格。

真正針對曾秋煌的犯罪事實而不是其非正典的性／別加以描寫的，是她（他）於1957年八月因扮鬼偷竊被逮並重判的最後一波報導。報載彰化一位獨居的七十一歲老婦王陳對，於凌晨兩點左右在睡夢中聽到戶外有淒厲的「鬼」叫。老婦處變不驚反而大聲說：「我已活了七十一歲，我決不怕鬼，我知道你是人，不是鬼，假使你真的是鬼，請不要哭，舊曆七月半到了，我可以弄些吃的『拜拜你』」（中國時報，1957年8月7日）。語畢後突然有人在老婦額頭上打了一棍又淋上一盆冷水。昏厥後的老婦轉醒後，發現身上所有現款一百一十四元被全數奪

走。隔天下午適逢管區員警前往查戶口，老婦才和盤托出。

依王婦所言，搶匪特徵為「年約三四十歲，顴骨高聳的下巴尖削，留有長髮，足上穿著女人拖鞋，陰陽怪氣的漢子」（自立晚報，1957年8月7日）。警方一聽，懷疑這人可能是剛從遊民收容所放出來的曾秋煌，旋即上門逮捕。曾秋煌對於裝鬼行劫坦言不諱。報導更直接登出了其落網時的照片，如圖1：

圖1：曾秋煌扮鬼搶劫被逮捕偵訊之新聞照片



資料來源：〈老嫗遇鬼·警察擒妖 中部人妖作怪 半夜打人搶錢 依然不男不女 學會裝鬼裝魔〉，《聯合報》，1957年8月7日，3版。

報載曾秋煌「因男扮女裝掩護失靈」（聯合報，1957年8月7日）而「已改男裝」（自立晚報，1957年8月6日），「但未痛改前非，重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新做人，反而變本加厲，竟由『人妖』變為『厲鬼』矣！」（同上引）。曾秋煌的屢屢竊詐更讓警察機關和司法體制十分頭痛，予以嚴辦似也無法嚇阻。

曾秋煌最後以搶奪罪被處有期徒刑三年九個月。然而，這位轟動一時的「人妖」屢次冒險、就算被揭穿隱私仍要鋌而走險犯罪的原因，其實涉及其「經濟不穩定」的生活困境（例如穿女裝和非正典的認同可能使其遭逢社會敵意與歧視，因此陷於經濟困局的無限循環）。但此點並未獲得媒體的青睞，也沒能引發公眾的正視，更遑論報以同情。報導僅用性別化的修辭將曾秋煌的竊詐行為軼事說成「從此鐵牢為『閨房』，『芳心』又將寂寞了！」（公論報，1957年9月14日）。此時，曾秋煌並不算是 Bakhtin（1965/1984）筆下某種充滿戲劇張力的「妖怪傳說」。她（他）在竊詐軼事中的身影僅被強調其似為一體雙身或當（男）人不成反變鬼的荒謬。

（二）人妖疑雲

前述分析已提及人妖曾秋煌的媒體再現，確有一定的篇幅環繞在這位詐竊犯真實的性身分。只是，這樣的疑惑在前兩波的報導中，主要聚焦於曾秋煌非正典的、怪誕的、有違「常態」的性別表現（gender expression），穿插著零星但卻前後不一的猜測曾秋煌或為雌雄同體的文字。直到1954年12月曾秋煌因為偷雞、隔年又因偷車被捕時，曾秋煌被「社會排除」的原因，至此不再僅關乎性別表現，而是性（sex）、生理性的不斷再確認。

1. 性曖昧？

曾秋煌第三次被逮的唯一一篇報導揭櫫其生理性曖昧，以及她（他）對此的自我界定。這使得人妖疑雲不脛而走：

曾秋皇……在十餘年前，她一直是女人打扮，並曾嫁給男子蘇天賜為妻，結婚七年後，由於她不男不女，以致無法與乃夫天長地久，而賦性離後，他的男性傾向較濃，遂穿男裝，並將其亡兄曾秋皇之身份證，據為己用，又曾一度娶妻，但終因難以負起丈夫使命，再嫁給男子呂川池為妻，但那次之再嫁旨在謀取金錢，卒被識破，以致被控色情詐欺，鐃鑿入獄。到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坐滿了整一年的鐵窗歲月釋出，則去彰化藝華劇團學唱戲，因其唱歌子戲早有根基，故登臺之後，頗為叫座，他在該劇團是唱青衣，因他雖已由女變男，卻仍有娘兒態，唱青衣對他是合適的……（聯合報，1954 年 12 月 24 日；粗體為本研究所加）。

……他說：他是女子中學畢業的，曾做過女護士，現在他喜歡做女紅，而在生理上，他也是女的成份多，如小便就一直是要蹲下去，不過月經是季節性的，每一季來一次，但他的身份證的性別是寫為男性，判決書亦把他載為男性（同上引；粗體為本研究所加）。¹³

¹³ 王浩翔（2023）以傳統再現分析的取徑，分析人妖曾秋煌事件的媒體報導如何以跟蹤、獵巫的手段妖異化跨性別者。這樣的分析在媒體識讀、新聞批評上有其貢獻。然而，本研究認為姑且不論傳統再現研究自 1990 年代以降在本土新聞學理上的深耕已久，至今似宜開展出更為創新的格局，曾秋煌是否適宜被視為傳統再現研究的對象？或者媒體再現是否是整起事件的絕對權威？這些都值得商榷。因為曾秋煌所體現的特殊性／別屬性和扮裝展演，很可能使其早已超越了媒體再現的框架囹限。新聞報導在多處反而透露的是無言以對的困擾和焦慮。此外，曾秋煌即使在當時確為媒體報導的她（他）者，但其言論事實上具有一定的發言空間，更是新聞報導（直接或間接）引述的材料（例如正文此處這段引文）。據此，曾秋煌並非無聲的、總是——已經是（always-already）等待被再現的主流社會賤斥者。忽略了個案本身極為特殊的「她（他）者性」，暴露出傳統再現研究在此顯得稍嫌扁平的缺憾。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上述報導除了相當程度仰賴曾秋煌的自述，其與先前報導的差異，更在於文中揭示曾秋煌變男變女的性／別轉變，涉及打扮裝飾的層面但又不僅止於斯。曾秋煌擁有的恐怕是具得以基於個體意志、意圖和情境（例如為了謀取金錢、為了登臺表演……）而彈性能動、動態流變的生理身體（所以此時是人妻，彼時不男不女，有時男性傾向較濃而娶女子為妻，後來則如廁小便要蹲姿甚至會有季節性的月經）。亦即，曾秋煌自述的身體條件並非停泊於兩性陰陽之間的靜態生理屬性，也不是尚未跨過去／轉型但終將定於一端的身分認同，而是游移在不同生理屬性之間的暫居未了。報導中雖提到曾秋煌言及未來想要做變性手術的願景，但這樣的宣稱看來比較是基於生活所需的依境而生、循境而存，據此回溯性地認知到自己此刻並非「一個健全的女人」（聯合報，1954年12月24日）。

1954年的臺灣陸軍中士謝尖順透過變性手術由男變女一事，有著一定的公眾認知（王孝勇，2020；Chiang, 2014）。曾秋煌於上述引文中雖未直接提及謝尖順（或者與謝尖順同期變性的美國大兵 Christine Jorgensen），但他的變性意圖確實是啟發自謝尖順。¹⁴「人妖」此時從男扮女裝又扮不像而易被人識破，轉變為一體雙身、雌雄同體又「變」體的新聞描繪與主體自述。於是我們看到曾秋煌因為竊車被逮的第四波報導中，有更為寫真的刻畫：

¹⁴ 曾秋煌於1956年9月因為扮女裝在街上遊盪而被警方帶回警局問話的第五波報導中，親口講到謝尖順對自己未來想要動手術變性的啟發（見臺灣民聲日報，1956年9月25日）。雖然曾秋煌在1954年的報導中並未提到謝尖順，但是字裡行間當可確認曾秋煌口中的參照對象的確就是謝尖順。因為當時主流媒體大篇幅報導的主旨，是強調變性手術可以把一個真性陰陽人由男變女，變性後更能嫁為人妻、懷孕生產。此即曾秋煌所述的「一個健全的女人」。

據獲悉：腳踏車竊盜團從犯曾秋煌，係一陰陽人，**有男性的生殖器，亦兼具女性生殖器，……她（或他）**有時穿男裝，亦有時著女衣，據聞伊於三十九年因詐欺案，在臺中逮捕時穿的是女衫，當時亦並曾演跳樓未遂的把戲。昨日在此間草屯警察分局刑事組受訓口供時，完全是男人的裝飾，上身著白色西裝襯衣，綠色軟質長褲，腳穿白運動膠鞋，**乳房並不十分發達，沒有生鬍鬚**，留有非男非女的頭髮，說話時扭扭捏捏，完全是女人的表情（中國時報，1955 年 11 月 14 日；粗體為本研究所加）。

該陰陽人曾秋煌，因兼具男女兩性器官，致心理上的需求，亦常紀變化，每於柑橘成熟時期，女性特強，胸部隨之發達，雙峯隆起，因性慾上的需要，即時喜歡男人……（中國時報，1955 年 11 月 18 日）。

李昂（2000）曾在《自傳の小説》中提及臺灣民間傳說中存在一種名為「二形」的女子，會隨月亮產生變化。「陰蒂隨月盈而增，至成男根之形」（同上引，頁 226）時，則必須與女人交合；交合之後，「陰蒂隨月虧而暗，直至復原」（同上引），這時就要與男人交合，不然便會死亡。二形的存在是民俗中令人驚恐的存在，有著警示的作用。而曾秋煌的人妖形貌某種程度類似二形，她（他）半男半女、可稱之為她或他，還是兩性兼備且會隨著時節變性幻化的人種。不過，曾秋煌並非不可考究的民間傳說。她（他）真實存在的異端異形異類異體，激發了媒體繼之的好奇與再確認。

1956 年 9 月，臺中警方在午夜拘留了形跡可疑、男扮女裝的曾秋煌並予以收押。值得說明的是，曾秋煌此刻並非如先前四次因犯下具體罪刑（例如：竊盜、色情詐欺、偷雞、偷腳踏車）被捕，而純粹是因為警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方見其奇形怪樣，在毫無犯罪事證的前提下懷疑她（他）有詐欺之嫌。報紙還圖文並茂地刊登了這名「怪人」的形跡：「頭髮燙得與女人無異，身穿淡青色綢質洋裝，內著花邊的白內套，胸罩著乳罩，臉上薄施脂粉，畫眉、塗口紅，足拖女式高跟木屐，一身完全女人打扮，惟皮膚不像女人，說話女兒態，常常微笑而會撒嬌，但聲音卻屬男人」（聯合報，1956年9月25日）。新聞照片如圖2：

圖2：曾秋煌第四度被收押之新聞照片



資料來源：〈乾坤混元一體 雌雄竟能兩全 陰陽怪人曾秋皇 又在臺中出風頭〉，《聯合報》，1956年9月25日，3版。

同篇報導說曾秋煌在刑警隊曾自動暴露下體說明其兩性器官情形，是「生出來時，其性器官就有兩性兼具。陽具在上面。陰戶居中間，最後面是肛門。……其身份證上的性別欄，亦被改填為『半男半女』」（聯合報，1956 年 9 月 25 日）。曾秋煌也主動推翻其於 1948 年、1951 年兩度當庭坦承是男兒身的法庭證詞，改稱自己「並非男人，係一男女兩性兼備的陰陽人」（同上引）、「生理上是個陰陽人、不過女性成份比較多，所以就著穿女裝來」（臺灣民聲日報，1956 年 9 月 25 日）。曾秋煌的性坦言基本上與前次因偷車被捕而見報時的新聞定錨（或猜測）一致。然而，這說法卻與隔天醫院檢查的結果大相逕庭：

『她』於離中市前曾經由第一分局送到三民路洪婦產科醫院檢查其生理構造，『她』到了醫院時曾向醫師說『她』是個女人，企圖不肯接受檢查。嗣經醫師仔細檢驗，證實係完全男性，惟其男性生殖器較一般常人短少約三分之一，具有健全之男性技能，雖其陰毛生長狀態略似女性，乳部之乳頭亦較普通人為大，但此不能說是近於女性之徵象。洪婦產科於檢查後並出具證明書，證明確係一完全男性……（臺灣民聲日報，1956 年 9 月 26 日）。

醫學檢驗作為判斷的依據，至此終於在人妖疑雲上不再眾說紛紜。曾秋煌「純陽毫不滲陰」的生理性殆無疑慮，她（他）只是愛做女裝打扮的男子。而這樣的行徑在當時被認為是「心理的變態」（臺灣民聲日報，1956 年 9 月 26 日）。曾秋煌並非得以透過手術刀回歸性／別二分法的陰陽人，也無從與謝尖順相提並論。

不過有趣的是，陰陽人的相關標籤並沒有隨之消逝。「陰陽怪人」（臺灣民聲日報，1956 年 9 月 27 日）、「陰陽怪氣」（聯合報，1956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年10月3日）、「自稱半男半女」（中國時報，1956年12月9日）、「陰陽人曾秋煌」（公論報，1956年12月9日）、「可笑的陰陽人」（更生報，1956年12月10日）等詞彙仍如影隨形地跟隨著「強說明自己是女人」（臺灣民聲日報，1956年9月26日）、聲稱「只要割下無用的男性器官，就可以變成絕對的女性」（臺灣民聲日報，1956年9月27日）的曾秋煌——即使其父曾萬春在警局應訊時明確指出曾秋煌是他的「獨生子」（同上引）、是「絕對的男人」（同上引）。

2. 奇裝異服和詭異舉止（Outrageous Clothes and Behavior）

父親話語在人妖疑雲中，意味著某種教條主義的規訓力量對性曖昧的排除和懲戒——尤其是曾秋煌此番被拘乃是警方的自由心證，亟待外部權威提供背書。曾秋煌對於自己無端入警局感到相當憤怒，於是咒罵了起來：「他說他沒任何犯罪行為，警員憑什麼拘他，……他并指平等派出所張警員用手拷擊她，以致頭破血流……」（聯合報，1956年9月25日）。而人妖疑雲的相關報導則開始淡化前期的性曖昧，轉而大篇幅地凸顯她（他）外觀舉措的怪誕：

……這個人妖身穿淡綠花的洋裝，唇擦口紅，面敷濃粉，燙着亂蓬蓬的頭髮，手帶一件女用黑色外套及黑色手提包，內藏女人全副化妝品，足上穿着一雙木屐，由兩隻像南京板鴨的一樣腳掌一直看到『她』青筋浮凸的手足四肢，以及平扁的兩胸部，臀股，誰也不肯置信『她』是個女人，尤其是修剃了鬍子後所留下一片濃黑鬚根，更無法掩飾男人的特徵，可是這個人妖還堅持着『她』是個女人。……她曾敞開平坦的胸部示眾，強說是有『双峯』，但是發育不好，又脫光屁股給人察看，顯然是一具完整的男性生理構造，只有肛門比較寬大，實

無女性的象徵，但看『她』一付女性的裝扮，走路時忸怩作態，講話娘兒腔的妖形怪狀，簡直令人作嘔（臺灣民聲日報，1956 年 9 月 25 日）。

整體來看，曾秋煌的人妖疑雲始於媒體對其生理性的好奇。在醫生和父親的證詞論斷其並非雌雄同體、一體雙身的陰陽人之後，曾秋煌仍堅稱自己為女的反應和無法矇混過關的反串易服則被媒體進一步斷言為「精神失常」（臺灣民聲日報，1956 年 9 月 27 日），更是「傷風敗俗，影響社會至鉅」（中國時報，1956 年 10 月 12 日）。曾秋煌第五、六度的被盤查拘留，基本上皆為警方以保護社會治安和善良風俗之名，負面標籤化奇裝異服又有詭異舉止的性異議者。人妖不但非（常）「人」，更是主流社會和媒體欲盡力抹除卻又揮之不去、想視而不見但無法不報、亟待撥亂反正實則難以根除的礙眼難堪。曾秋煌看似被她（他）者化的妖形怪狀、鬼魅魔影，卻也透露出昔日眾體制在面對這樣一號新聞人物時，滿般的無奈甚至無言——特別是曾秋煌竟能利用其身著女裝的妖身、異質肉身從事性工作，既賣淫又約炮。

（三）賣淫怪譚

在曾秋煌與色情詐欺案牽扯的初始，她（他）的真實男體身分尚未被醫生和父親給道破。當時新聞報導便暗示其「好『後由』男人，面識後施用双向物件，互相解決性之滿足，詐取財物不少……」（臺灣民聲日報，1951 年 5 月 26 日）。此一時期的報導當然肇因於曾秋煌色情賣淫的違法性，但更凸顯此舉的不可思議。亦即，曾秋煌連續詐欺不足為奇，但媒體不解的是，怎麼可能有人「曾經娶妻生子但她卻又連嫁兩夫」（聯合報，1951 年 9 月 23 日），然後「又與人同居，出賣色情」（聯合報，1951 年 10 月 23 日）！曾秋煌在此雖已被冠名為人妖，但並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未穿上女裝、扮成女人，而比較像是某種陰柔娘態的斯文男子。當時報紙的用語是：「曾秋皇雖係男人之裝束，其說話之聲音和走路，卻宛若女人……」（同上引）。新聞照片如圖 3 所示：

圖 3：曾秋煌於法庭聆聽其被指控的色情詐欺案之判決



皇 秋 曾 妖 人

資料來源：〈人妖詐欺案昨覆判 曾秋皇改處刑一年 刑滿出獄獲服勞役兩年 聆判後含笑鞠躬出公堂〉，《聯合報》，1951年10月23日，7版。

曾秋煌更直言自己會透過約炮、賣淫滿足其性需求，同時得到一些「好處」。她（他）甚至在入獄服刑期間把性當然一種工作模式來經營，使得獄友前仆後繼來尋覓宣洩，出獄後仍念念不忘：

她坦白說，她的女性常感需要，到了必要時，她便走去植物園引誘男人，除可滿足自己性慾外，並可得到少許的錢買化妝品。……昨晚來臺中訪友，途遇一不熟識的過去獄中男囚友，她已記不起姓名，欲向她「求歡」，她不答應，才被檢舉，並誣告其有詐欺行為（聯合報，1956 年 9 月 25 日）。

從上述引文來看，曾秋煌的賣淫與性工作樣態像是西方用語所述的基於色情目的之反串易服癖。而對於這種性／別角色在 1950 年代臺灣的性交易市場上似已建立某種小眾化的「口碑」，著實讓當時的主流社會和新聞媒體不敢相信。所以當曾秋煌主動對記者說：「在不久前有個美國人要用二十萬的代價娶『她』為妻，……早知今日如此，『她』該應『嫁』給美國人多好，『她』還說可以動手術變成第二個謝尖順……」（臺灣民聲日報，1956 年 9 月 25 日），新聞報導的反應僅能是「這連篇摸不著邊際的話，誰能置信呢？」（同上引）。百般不認、千般不適、萬般不悅的報導修辭除了透露出事實查核的新聞行動在此已無從施為，也使得過去相關研究所述的順性別框架經常主動積極地透過各種方式扭曲非正典的（有些甚至是第一人稱的）性敘事（Haulotte, 2023），無法稱心如意。曾秋煌在數波報導中經常像是主導議題走向的訊息提供者，她（他）的異質肉身和身體低下部位更展現出無比尋常的性／別官能，與各式存在的性交媾動機、行為與場景進行接合。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四）公眾奇觀

相關研究指陳反串易服者長期以來被視為與二元規範決裂之最可見標記，因此遭受了強烈的壓迫、訕笑和懲罰（Drager & Platero, 2021）。曾秋煌以女裝賣淫和約炮涉入性工作的行徑，在媒體感到傻眼、礙眼之際，更激發了後續以匡正良俗為名的社會行動，包括執法機關試圖以「暴力和壓迫」的手段將她（他）打造為公眾奇觀以示眾。只是這樣的做法也暴露出體制管理與決策上的困境，尤其是涉及曾秋煌犯罪被捕後到底該關入男監還是女監？以及，公然受審時的曾秋煌是用何種姿態面對法庭和觀眾的獵奇？這兩個議題時。

Shotwell & Sangrey（2009）指出，收容所或是監獄乃是國家中介的性／別二分法被鞏固之僵化空間。規範化的禁制經常於其中限縮非正典的性／別主體。然而不同於上述說法，曾秋煌自被懷疑其真實性身分，性／別二分法在她（他）每次落網和入獄時的發酵，更像是衝著警、獄方而來，而非徹底套用在其肉身上的枷鎖。

例如曾秋煌因色情詐欺案被宣判入臺北監獄前，看守所人員十分慎重地對她（他）進行了體檢。結果發現她（他）雖然「有不男不女之傳說」（聯合報，1951年10月18日），但「與普通男子只有小小異樣」（同上引），故關入男監。這個決定形成了日後的前例，因此當曾秋煌再度入監時，多半被如此安置。但此舉並非一勞永逸。據曾秋煌所言，「他在監房中，同監的男囚犯看到他，每會摸他的臉頰」（聯合報，1954年12月24日），曾秋煌自己也十分主動：

……這個人妖如把他關入男囚房，他便要向那些「同志」說他是女的，鬧出傷風敗俗來，要是將他關入女囚房，則問題就要更嚴重了，他將毫不客氣地要吃同房的女犯豆腐，甚至惹

起桃色糾紛……（聯合報，1957 年 8 月 8 日）。¹⁵

後來曾秋煌被移入單人囚房，但騷亂依舊。因為獄卒為了顧及囚犯的健康，每天總有放風時間。每逢此時，曾秋煌「這個人妖便要趁機玩花樣了，他瘋瘋癲癲，嘴吧亂講亂叫一場，眾囚犯圍觀他，破壞秩序，給管理人員增加甚多的麻煩」（聯合報，1957 年 8 月 8 日）。被收容的曾秋煌在性／別二分、維繫社會治安和導正道德良俗的暴力壓迫空間中，她（他）奇觀化的舉止著實令遂行管理職責的體制不敢領教。

綜藝化的報導也得見於曾秋煌如何作為法庭和觀眾眼中的奇觀。曾秋煌首度出庭的 1948 年，報載「民眾人山人海，欲睹此一奇異竊犯」（公論報，1948 年 5 月 22 日）。曾秋煌二度出庭受審時，新聞用「精彩節目」（聯合報，1951 年 10 月 17 日）一詞陳述色情詐欺案即將宣判，更敘述「慕名前往『瞻仰』人妖大人物者絡繹不斷」（自立晚報，1951 年 10 月 22 日）。往後曾秋煌的現身再度造成萬人空巷：「觀眾更是人山人海，幾乎把第一分局擠塌，警方看情形不對，非把『她』弄到一個較能避開人耳目的地方不可」（臺灣民聲日報，1956 年 9 月 25 日）。

事實上，曾秋煌在面對法庭訊問和媒體的獵奇報導時，心中確實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她（他）極度害怕新聞記者揭穿其「最怕被人知道的

¹⁵ 姑且不論上述引文所述曾秋煌在女監中是否真有與人發生性接觸，這樣的新聞報導很可能反映出「反跨性別基進女性主義者」的「厭跨女」（trans-misogyny）論述，其慣性地将跨女形塑為侵犯和威脅真女身體與空間的男人。此派論述在西方最知名的代表為 *The Transsexual Empire* (Raymond, 1979) 一書的作者 Janice Raymond，其主張更大幅度影響今日關於跨女運動員是否或如何得以參加女子組競賽的討論。對此，Serano (2007) 指出厭跨女論述的效應，是將跨女變成一種特殊歧視（例如父權社會中的男尊女卑）下的受害者，成為女性氣質的代罪羔羊。跨女遭罵名有助於真女暫時性地擺脫從屬於男人的性／別處境。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秘密」（中國時報，1955年11月18日）。曾秋煌也曾於某一次被管束時揚言「已把風水看好，準備花五塊錢，買瓶老鼠藥自殺，要他父親給他埋葬」（臺灣民聲日報，1957年7月27日）。但相關報導越是強調群眾對於曾秋煌「妖魔怪樣」的公開訕笑與聚眾審判，越是凸顯曾秋煌確實在某種程度上逍遙於法禮俗之外又屢屢主動攪亂一池春水的性／別事實。如同以下片段直引的曾秋煌自述：

「關進遊民收容所好不寂寞！但也學會了燒飯。」不久前被保釋出來了。「但身份證尚未辦理清楚，憑在收容所學會的燒飯的技藝，出來後便在彰化做了人家的下女（也就是下男），讓人家燒飯洗衣，直至現在，」燒飯洗衣的工作，是很苦無味的，久了寂寞的芳心，不免蕩漾，又聽說臺中市正在舉行熱鬧刺激的納涼會，於是，對久違了的臺中市他（她）懷念極了，乃於「七月十八日風清月白的時候，由彰化坐車來到臺中。那時已是下午八時多了。玩了不少的地方最後來到小火車站附近溜了，不期然，便……」便露出了陰陽人的真面目，被帶到派出所去（公論報，1957年7月20日）。

上述可見，曾秋煌的存在對於昔日社會而言，像是顆毫無預警的不定時炸彈，不知何時會對主流社會的公共秩序造成威脅。最後，眾體制力量僅能在她（他）扮鬼打傷老婦並搶奪財物後，透過警方拘捕迫其「身穿藍白色男裝，其頭上之電髮均以全部剃光」（中國時報，1957年8月8日）。搭配著檢察官公訴謀求加重刑責和法官的重判，這名戰後臺灣最具知名度的人妖終於消聲匿跡於1957年。

伍、代結語：人、妖殊途，肉身如是

本研究始於當代跨性別研究中的本體論 vs. 認識論爭戰。本研究欲透過 Bakhtin 的怪誕身體觀找到再思和突破的可能路徑，據此烘托出特定的「跨性別」意涵。藉由批判性地閱讀 Bakhtin 一體雙身、雌雄同體等觀點，本研究歸結出其中蘊藏著揭示肉身主體的異質性、肯認性／別官能的接合性、展演性／別實踐的公共性等「跨性別」意涵。進一步帶入跨性別相關術語的語藝地景變貌，本研究指出 Bakhtin 怪誕身體觀的「跨性別」意涵，體現為從跨性者到「垮性別」的一系列肉身刻劃、社會實踐和政治深化行動。「垮性者」無法（或不願）矇混過關、視性別為社會建構、介於男女兩性中間地帶的模糊狀態，有效地彰顯出怪誕身體觀對定型化、單一性的拒斥，並直指眾客體、諸類目的界線從來就不是絕對的。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提供了例說。

在 1950 年代的報導中，我們看到曾秋煌首先被高度的性化和視覺化，但同時也是不被看見的、被否定的性異議者，尤其是在詐竊軼事和人妖疑雲的報導主題中。然而，縱使招致再現與控制機制的社會銘刻，曾秋煌仍伺機而動地回歸怪誕身體此一特殊肉身的經驗、敘事和情境處遇。此舉使然，曾秋煌賣淫又約炮的幾番步步進逼，反倒揭窳主流媒體乃至於昔日社會在面對此奇觀怪譚時，早已招架不住，繼之的人監管束亦因為曾秋煌該關男監或女監的難以決斷而顯得蒼白無力。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在此確非被動的、客體性的她（他）者化，而是種性／別意義的逆襲，反其道而行地暴露出當時狹隘怪誕觀欲將其妖身瑣碎化、獵奇化地界定卻不可得，而制度性的性／別管理也就此失效的窘境。曾秋煌的易被識破，甚至不像人，必然引發社會集體的多次焦慮。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甚至，曾秋煌難登大雅之堂、難以被僵化論斷、難以簡單預設的不思議，在此更像是 Bakhtin (1965/1984) 所述的正在變化中、正在跨過去／轉型且從未已了完結的身體創作。怪誕身體觀在 Bakhtin 的筆下、在曾秋煌的身上，絕非一種純然負面的嘲諷，反而更能生產並揭糞主流體系的無所適從、不完整性和非官方的民間屬性。這樣的屬性讓曾秋煌與 1950 年代臺灣社會結構與主流思維架構出互相拉扯又相互解構的社會變貌。因此藉由曾秋煌流動的自我體現和身分的自我建構，我們目睹的乃是她（他）依境而存的能耐。曾秋煌作為一個「垮性別者」的「她（他）者性」不只得以將性別裝扮化，就連生理性在此也可以是一種社會裝扮，據此體現破碎、瑣細、獵奇怪誕化的肉身修辭（和媒體報導）之諧擬性如何對女性和男性本質帶來諷刺。這裡，上述所言眾客體、諸類目界線本質的相對性仍稍嫌靜態安穩，更突破的是曾秋煌此一性／別旅居游牧者（sex/gender migrating and nomadic identity），藉由特殊的性／別不穩定模式所體現的眾客體、諸類目的（不僅是本身，更是）「之間」，亦總是情境化的動態彈性、性／別光譜和論述建構。正是在此，我們方能理解為何曾秋煌此一主流眼中的性／別非法者（sex/gender outlaw）僅僅只是存在，就足以讓人感到不安。因其怪誕身體本身就是一項空前的政治宣示，更示現著人、妖殊途，後者的肉身如是使其與主流社會的性／別框架始終互為基礎。

晚近現象世界中逐漸滋生不以變性為志願的接近「垮性別」的主體。這些在過去常被認為「不是完整的跨性別」，但如今反而使得跨群主流的「進步導向的跨性別觀」（this progress-oriented notion of transness, Drager & Platero, 2021, p. 418; Kim, 2023, p. 25）——亦即從悲傷的易裝癖過去或圍限的易裝癖地點，到開放式的跨性別現在和未來（Amin, 2017）——面臨了直接的挑戰。本研究主張，有別於要求正視

變性醫療的迫切性（本質論）或者強調性別展演所產製的論述效應（建構論），曾秋煌的怪誕身體、「她（他）者性」和「垮性別」意涵的開創性，具體展現為將順性別類目和態度加以基進反思和懸置的語藝實踐。這在過去和現在、在跨群內部和域外，實屬難得，更呼應了當前最新的跨性別研究主張勿以男同志的視角界定跨性別（Dunn, 2015），吾人還應從跨性別集體中挖掘各種內在異質的主體樣貌（包括本研究所述之「垮性別者」）和生活經驗（Vicente, 2021）。這對當代跨性別者所面對的現實問題之指涉和解方，自 1990 年代以降演化為鼓勵各種性／別不順從者以其非正典之姿檯面化，以釋放矇混過關之外的各種不可化約性（Stone, 1991）。而曾秋煌的存在系譜，似已與此產生跨時空的連結。

人妖曾秋煌所蘊藏的寬廣與拓展意涵，畢竟曾在、早在 1950 年代的臺灣，鮮活過——縱使她（他）於昔日的格格不入，不一定能立即論斷為這就是針對主流性／別秩序的反抗或敢曝。

參考書目

- 王孝勇（2009）。〈掙脫語言的枷鎖？從 Mikhail Bakhtin 論「表述」談起〉，《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30，203-244。
- 王孝勇（2012）。〈Mikhail Bakhtin 的對話主義及其對批判論述分析的再延伸：以白玫瑰運動為例〉，《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40，149-202。
- 王孝勇（2013）。〈從對話到對立的民主化實踐—Mikhail Bakhtin 對話主義的理論轉折與政治方案之初探〉，《臺灣民主季刊》，10(3)，1-39。
- 王孝勇（2019）。〈對話之外：從巴赫汀晚年「外部性」的觀點新義看理解的（不）可能性〉，《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70，57-108。
- 王孝勇（2020）。〈「謝尖順事件」之媒體語藝框架分析：「跨性別國家主義」的觀點〉，《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17，47-111。
- 王孝勇（2022）。〈從巴赫汀學圈對佛洛伊德主義的批判論「對話論」另解：以變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 性敘事為例），《傳播研究與實踐》，12(2)，177-210。
- 王孝勇（2023）。〈當「珍」就好：《珍的故事》的變性敘事及其性／別意識之體現〉，《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25，67-125。
- 王浩翔（2023）。〈由「人妖曾秋煌（煌）事件」暨相關跨性別新聞看媒體報導之性別論述產製〉，《中科大學報》，10(1)，123-145。https://doi.org/10.6902/JNTUST.202312_10(1).0007
- 中國時報（1955年11月14日）。〈活躍中部竊車團 已一網打盡 全案將移送法院 從犯曾秋皇兼兩性 亦男亦女娶妻嫁人〉，《中國時報》，3版。
- 中國時報（1955年11月18日）。〈陰陽兩性單車慣竊 曾秋煌起解 害怕登報放聲大哭〉，《中國時報》，3版。
- 中國時報（1956年10月3日）。〈不願雄飛甯雌伏 假陰陽人曾秋煌 因案被拘演起解 既曾娶妻又復為人婦 經醫檢查赫然偉男子〉，《中國時報》，4版。
- 中國時報（1956年10月12日）。〈娶妻復嫁人 假陰陽人曾秋煌 移送感化所〉，《中國時報》，4版。
- 中國時報（1956年12月9日）。〈旗袍隱藏男兒身 雲鬢蓬鬆出法庭 假陰陽人曾秋煌獲釋 刑期已畢通緝令未撤銷 被捕送審飽受一場虛驚〉，《中國時報》，4版。
- 中國時報（1957年8月7日）。〈昔曾半陰半陽 今竟活人裝鬼 人妖曾秋煌荒村學鬼叫 悶棒擊老婦搜走百餘元〉，《中國時報》，4版。
- 中國時報（1957年8月8日）。〈人妖曾秋煌 移送地檢處〉，《中國時報》，4版。
- 公論報（1948年5月19日）。〈艷裝女竊犯 竟是男子漢 會中捕獲男扮女裝扒手〉，《公論報》，3版。
- 公論報（1948年5月22日）。〈臺中艷裝竊犯 業解法院法辦〉，《公論報》，3版。
- 公論報（1956年12月9日）。〈懸案未銷飽受虛驚 陰陽人曾秋煌 昨日一度被捕 查明開釋撤銷通緝令〉，《公論報》，4版。
- 公論報（1957年7月20日）。〈一度息影的陰陽人 昨再露色相 在中市出現 忸怩作態被警逮捕 可能重度寂寞歲月〉，《公論報》，4版。
- 公論報（1957年8月8日）。〈人妖四次入獄 監所大傷腦筋 非男非女無處收容〉，《公論報》，4版。
- 公論報（1957年9月14日）。〈人妖搶劫 再被判刑〉，《公論報》，4版。
- 自立晚報（1951年10月18日）。〈人妖曾秋皇案 高院審訊終結定廿二日上午宣判 檢察官謂應以常業犯論〉，《自立晚報》，4版。
- 自立晚報（1951年10月22日）。〈「人妖」案覆審宣判 改處徒刑一年 曾秋皇聆判後喜形於色 檢察官表示將提出上訴〉，《自立晚報》，4版。

- 自立晚報（1957 年 8 月 6 日）。〈人妖鬼嚎！曾秋煌花樣翻新 假鬼叫騙開善門 擊昏老太婆搶去百元 昨凌晨二時中部就逮〉，《自立晚報》，4 版。
- 自立晚報（1957 年 8 月 7 日）。〈人妖鬼話的醜劇 曾秋煌新念秧兒十六小時破案記〉，《自立晚報》，4 版。
- 何志宏（2002）。《男色興盛與明清的社會文化》。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更生報（1956 年 12 月 10 日）。〈曾秋煌受虛驚 蓬頭垢面缺脂粉 旗袍馬甲大步行 曾淪為竊科刑「已關了」 是男是女還不知〉。《更生報》，2 版。
- 李昂（2000）。《自傳の小説》。皇冠。
- 林純德（2016）。〈客家「村姑」要進城：臺灣客家男同志的認同形塑及其性／別、族群與城鄉的交織展演與政略〉，《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05，1-60。
- 林純德（2020）。〈妖嬈若是：當代中國大陸「妖」的山寨性／別模組化展現〉，《中外文學》，49(4)，67-124。
- 林純德（2023）。〈在儒釋道交融競逐的幽微縫隙：當代中國妖群體的不識性／別羞恥政略〉，《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25，1-65。
- 金星（2006）。《半夢：金星自傳》。女書文化。
- 柯瑞明（1991）。《臺灣風月》。自立晚報。
- 陳婷譯（2006）。《藍調石牆 T》。商周。（原書 Feinberg, L. [2004]. *Stone butch blues: A novel*. Alyson.）
- 黃道明（2012）。《酷兒政治與臺灣現代「性」》。遠流。
- 愛里（2020）。《我的人妖同學》。臺灣角川。
- 臺灣民聲日報（1948 年 5 月 23 日）。〈曾秋煌冒裝女性 全案移送法院辦理〉，《臺灣民聲日報》，4 版。
- 臺灣民聲日報（1948 年 5 月 24 日）。〈巧妙 曾秋煌行竊術〉，《臺灣民聲日報》，4 版。
- 臺灣民聲日報（1948 年 7 月 25 日）。〈妖男曾秋煌奇案 昨日第二次開審 據說：結婚時設筵十餘掉 渠丈夫稱年餘才知男性〉，《臺灣民聲日報》，4 版。
- 臺灣民聲日報（1951 年 5 月 26 日）。〈人妖曾秋煌 身體陰陽具備 娶妻育子仍需男性 詐騙財物 重入囹圄〉，《臺灣民聲日報》，5 版。
- 臺灣民聲日報（1956 年 9 月 25 日）。〈敷濃粉抹唇膏搔首弄姿 青筋露臀胸小道是女人 臺中市人妖出現 巡邏警忙請入局〉，《臺灣民聲日報》，4 版。
- 臺灣民聲日報（1956 年 9 月 26 日）。〈人妖接受體檢 純陽毫不滲陰 洪婦產科出具證明 彰縣警局處理下文〉，《臺灣民聲日報》，4 版。
- 臺灣民聲日報（1956 年 9 月 27 日）。〈人妖移入員林 老父罵他不肖 生有子女四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 人誰信她非男人 本案如何處理有待醫生再驗》，《臺灣民聲日報》，4版。
臺灣民聲日報（1957年7月27日）。〈女妖再出現 又請入警局〉，《臺灣民聲日報》，3版。
- 趙彥寧（1997年10月22日）。〈逢男說女，逢女說男：人妖詐欺史〉，《自立早報》，29版。
- 趙庭慧（2019）。〈變性者電影的誕生：《男變女》變性敘事的文本分析〉，《藝術學報》，105，27-46。
- 趙庭慧（2020）。〈變性者電影《我就是我》：男變女的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藝術學報》，107，29-50。
- 慧慈（2004）。《彩虹陰陽蝶——跨性別同志的心路歷程》。問津堂。
- 聯合報（1951年10月17日）。〈「人妖」曾秋皇 「舞師」曾朝東 明日分別受審〉，《聯合報》，7版。
- 聯合報（1951年10月18日）。〈人妖曾秋皇 難為了看守 經檢查後 關入男監〉，《聯合報》，7版。
- 聯合報（1951年10月23日）。〈人妖詐欺案昨覆判 曾秋皇改處刑一年 刑滿出獄 獲服勞役兩年 聆判後含笑鞠躬出公堂〉，《聯合報》，7版。
- 聯合報（1951年9月23日）。〈人妖解抵臺北 高院昨問訊 曾秋皇曾娶妻生子 因嫁夫詐騙金飾被控〉，《聯合報》，7版。
- 聯合報（1954年12月24日）。〈哀樂中年不男不女 婚配兩度亦夫亦妻 人生如戲 確曾唱戲 刑滿出獄竟又進獄〉，《聯合報》，3版。
- 聯合報（1956年10月3日）。〈陰陽怪氣出盡 曾秋煌解臺北〉，《聯合報》，3版。
- 聯合報（1956年9月25日）。〈乾坤混元一體 雌雄竟能兩全 陰陽怪人曾秋皇 又在臺中出風頭〉，《聯合報》，3版。
- 聯合報（1957年8月7日）。〈老嫗遇鬼·警察擒妖 中部人妖作怪 半夜打人搶錢 依然不男不女 學會裝鬼裝魔〉，《聯合報》，3版。
- 聯合報（1957年8月8日）。〈捉妖容易禁妖難 曾秋煌難於安排 男牢他裝女·女監他是男〉，《聯合報》，3版。
- Adams, M. A. (2015). Traversing the transcape: A brief historical etymology of trans* terminology. In L. G. Spencer & J. C. Capuzza (Eds.), *Transgender communication studies: Histories, trends, and trajectories* (pp. 173-185). Lexington.
- Amin, K. (2017). *Disturbing attachments: Genet, modern pederasty, and queer history*.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akhtin, M. M. (1963/1984).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C. Emerson, Tran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akhtin, M. M. (1965/1984). *Rabelais and his world* (H. Iswolsky, Trans.). Indiana

- University Press.
- Bakhtin, M. M. (1993). *Toward a philosophy of the act*.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Bakhtin, M. M. (2004). Toward a methodology for the human sciences. In C. Emerson & M. Holquist (Eds.),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pp. 159-172).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Bandyopadhyay, M. (2012). Gajan: Fertility, femininity, Freud and futility. *Journal of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5(1), 221-239.
- Benjamin, H. (1966). *The transsexual phenomenon*. The Julian Press.
- Bolin, A. (1992). Flex appeal, food, and fat: Comparative body building, gender and diet. *Play and Culture*, 5(4), 378-400.
- Bolin, A. (1996). Transcending and transgendering: Male-to-female transsexuals, dichotomy and diversity. In G. Herdt (Ed.), *Third sex, third gender: Beyond sexual dimorphism in culture and history* (pp. 447-485). Zone Books.
- Boswell, H. (1991). The transgender alternative. *Chrysalis Quarterly*, 1(2), 29-31.
- Browne, K. (2007). A party with politics? (Re)making LGBTQ pride spaces in Dublin and Brighton.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8(1), 63-87.
-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 Butler, J.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Routledge.
- Butler, J. (1999).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 Califia, P. (1997). *Sex changes: The politics of transgenderism*. Cleis Press.
- Chiang, H. (2014). Archiving peripheral Taiwan: The prodigy of the human and historical narration. *Radical History Review*, 120, 204-225.
- Chiang, H. (2017). Christine goes to China: Xie Jianshun and the discourse of sex change in Cold War Taiwan. In A. K. C. Leung & I. Nakayama (Eds.), *Gender, health, and history in modern east Asia* (pp. 216-243).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Clark, G. (2004). *Rhetorical landscapes in America: Variations on a theme from Kenneth Burk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Curbelo, D. (2021). The others of the ravine.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8(4), 481-497.
- Curtis, J. (2013). Pride and prejudice: Gay rights and religious moderation in Belfast. *Sociological Review*, 61(2), 141-159.
- Drager, E. H., & Platero, L. (2021). At the margins of time and space: Transsexuals and the transvestites in trans studies.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8(4), 417-425.
- Duff, R. W., & Hong, L. K. (1984). Self-images of woman bodybuilders.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1(4), 374-380.
- Duleba, M. (2022). A Bakhtinian reconsideration of Joachim Ringelnatz's postwar poetry: Grotesque materialism instead of disinterested unresponsiveness. *Orbis Litterarum*, 77(3), 187-205.
- Dunn, T. R. (2015). Historical trans-cription: Struggling with memory in *Paris is Burning*. In L. G. Spencer & J. C. Capuzza (Eds.), *Transgender communication studies:*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 Histories, trends, and trajectories* (pp. 217-231). Lexington.
- Ekins, R., & King, D. (2006). *The transgender phenomenon*. Sage.
- Enke, A. F. (2013). The education of little cis: Cisgender and the discipline of opposing bodies. In S. Stryker & A. Z. Aizura (Eds.),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2* (pp. 234-247). Routledge.
- Feinberg, L. (1996). *Transgender warriors: Making history from Joan of Arc to Dennis Rodman*. Beacon Press.
- Francis, B. (2012). Gender monoglossia, gender heteroglossia: The potential of Bakhtin's work for re-conceptualising gender.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21(1), 1-15.
- Hekma, G. (1996). "A female soul in a male body": Sexual inversion as gender inver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sexology. In G. Herdt (Ed.), *Third sex, third gender: Beyond sexual dimorphism in culture and history* (pp. 213-239). Zone Books.
- Haulotte, P. (2023). Program for a transgender existentialism.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10(1), 32-41.
- Jorgensen, C. (1967). *Christine Jorgensen: A personal autobiography*. Bantam Books.
- Kang, W. (2009). *Obsession: Male same-sex relations in China, 1900-1950*.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Karkulehto, S. (2012). In-between: Genre and gender hybridity, and Pirkko Saisio's novel *Punainen Erokirja*. *NORA: Nordic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0(3), 199-214.
- Kim, S. (2023). Staying backward with the history of Camptown trans sex work.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10(1), 23-27.
- Kimak, M. L. (2017). The grotesque in Cormac McCarthy's *Child of God*. *Bulletin of the Transylvania University of Brasov, Series IV: Phil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10(2), 75-86.
- Kulick, D. (1998). *Travesti: Sex, gender and cultural among Brazilian transgendered prostitut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ynn, M. S. (1988). Definitions of terms commonly used in the transvestite-transsexual community. *The TV-TS Tapestry*, 51, 19-31.
- Martino, M. (1977). *Emergence: A transsexual autobiography*. Crown.
- Morris, J. (1974). *Conundrum*. New York Review Books.
- Nagoshi, J. & Brzuzy, S. (2010). Transgender theory: Embody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Affilia: Journal of Women and Social Work*, 25(4), 431-443.
- Nanda, S. (1996). Hijras: An alternative sex and gender role in India. In G. Herdt (Ed.), *Third sex, third gender: Beyond sexual dimorphism in culture and history* (pp. 373-417). Zone Books.
- Newton, E. (1972). *Mother camp: Female impersonation in America*. Princeton- Hall.
- Norwood, K. (2013). Grieving gender: Trans-identities, transition, and ambiguous los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80(1), 24-45.
- Patton, T. O., & Snyder-Yuly, J. (2012). Roles, rules, and rebellions: Creating the carnivalesque through the judges' behaviors on America's Next Top Model.

- Communication Studies*, 63(3), 364-384.
- Preciado, P. B. (2000/2018). *Counter sexual manifesto* (K. G. Dunn, Tra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Prince, V. (1978). The “transcendents” or “trans” people. *Travestia*, 16(95), 81-92.
- Prince, V. (1991). Letter. *Gender Euphoria*, 1, 7-9.
- Prosser, J. (1997). Transgender. In A. Medhurst & S. R. Munt (Eds.),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p. 309-326). Cassell.
- Prosser, J. (1998). *Second skins: The body narratives of transsexual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aine, S. (2023, May 17). What is Bakhtin’s carnivalesque? *Perlego*. <https://www.perlego.com/knowledge/study-guides/what-is-carnivalesque/>
- Rawson, K. J., & Williams, C. (2014). Transgender*: The rhetorical landscape of a term. *Present Tense: A Journal of Rhetoric in Society*, 3(2), 1-9.
- Raymond, J. (1979). *The transsexual empire: The making of the she-male*. Beacon Press.
- Richards, R., & Ames, J. (1983). *Second serve: The Renée Richards story*. Stein & Day.
- Ringrose, K, M. (1996). Living in the shadows: Eunuchs and gender in Byzantium. In G. Herdt (Ed.), *Third sex, third gender: Beyond sexual dimorphism in culture and history* (pp. 85-109). Zone Books.
- Rizki, C. (2019). Latin/X American trans studies.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6(2), 145-155.
- Seda, O. (2016). Grotesque realism in Dambudzo Marechera’s drama. *English Academy Review*, 33(1), 97-108.
- Serano, J. (2007). *Whipping girl: A transsexual woman on sexism and the scapegoating of femininity*. Seal Press.
- Shotwell, A., & Sangrey, T. (2009). Resisting definition: Gendering through interaction and relational selfhood. *Hypatia*, 24(3), 56-76.
- Stoller, R. J. (1964).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gender identit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45(2-3), 220-226.
- Stone, S. (1991).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A posttranssexual manifesto. In J. Epstein & K. Straub (Eds.), *Body guard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gender ambiguity* (pp. 280-304). Routledge.
- Stryker, S. (2004). Transgender studies: Queer theory’s evil twin.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10, 212-215.
- Stryker, S. (2006). (De)subjugated knowledges: An introduction to transgender studies. In S. Stryker & S. Whittle (Eds.),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pp. 1-17). Routledge.
- Stryker, S., & Whittle, S. (Eds.). (1996).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Routledge.
- Tauchert, A. (2002). Fuzzy gender: Between female-embodiment and intersex.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11(1), 29-38.
- Thompson, R., & Sewell, K. (1995). *What took you so long? A girl’s journey to manhood*.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Penguin.

- Vicente, M. V. (2021). Trans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r, how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transsexual” and “transvestite” can help us rethink “transgender” as a category.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8(4), 426-442. <http://doi.org/10.1215/23289252-9311032>
- Vološinov, V. N. (1927/1987). *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 (I. R. Titunik, Tran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Vološinov, V. N. (1929/1986).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 Matejka & I. R. Titunik, Tra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T. (2022). Trans as brain intersex: The trans-intersex nexus in neurobiological research.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9(2), 172-183.
- Whittle, S. (1996). Gender fucking or fucking gender? Current cultural contribution to theories of gender blending. In R. Ekins & D. King (Eds.), *Blending genders: Social aspects of cross-dressing and sex-changing* (pp. 196-214). Routledge.
- Williams, C. (2012, March 27). Tracking transgender: The historical truth. *Cristanwilliams Blog*. <http://www.cristanwilliams.com/b/tracking-transgender-the-historical-truth/>

附錄：人妖曾秋煌之媒體報導一覽表

日期	作者	報紙名稱	新聞標題	版頁
1948.05.19	無	公論報	艷裝女竊犯 竟是男子漢 會中捕獲男扮女裝扒手	3 版
1948.05.22	無	公論報	臺中艷裝竊犯 業解法院法辦	3 版
1948.05.23	無	臺灣民聲日報	曾秋煌冒裝女性 全案移送法院辦理	4 版
1948.05.24	無	臺灣民聲日報	巧妙 曾秋煌行竊術	4 版
1948.07.25	無	臺灣民聲日報	妖男曾秋煌奇案 昨日第二次開審 據說：結婚時設筵十餘掉 渠丈夫稱年餘才知男性	4 版
1951.05.26	無	臺灣民聲日報	人妖曾秋煌 身體陰陽具備 娶妻育子仍需男性 詐騙財物 重入囹圄	5 版
1951.09.23	無	聯合報	人妖解抵臺北 高院昨問訊 曾秋皇曾娶妻生子 因嫁夫詐騙金飾被控	7 版
1951.10.17	無	聯合報	「人妖」曾秋皇 「舞師」曾朝東 明日分別受審	7 版
1951.10.18	無	聯合報	人妖曾秋皇 難為了看守 經檢查後 關入男監	7 版
1951.10.18	無	自立晚報	人妖曾秋皇案 高院審訊終結 定廿二日上午宣判 檢察官調應以常業犯論	4 版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日期	作者	報紙名稱	新聞標題	版頁
1951.10.22	無	自立晚報	「人妖」案覆審宣判 改處徒刑一年 曾秋皇聆判後喜形於色 檢察官表示將提出上訴	4 版
1951.10.23	無	聯合報	人妖詐欺案昨覆判 曾秋皇改處刑一年 刑滿出獄獲服勞役兩年 聆判後含笑鞠躬出公堂	7 版
1951.10.26	韋生	自立晚報	一夕談 兩棲人物	3 版
1954.12.24	無	聯合報	哀樂中年不男不女 婚配兩度亦夫亦妻 人生如戲卻曾唱戲 刑滿出獄竟又進獄	3 版
1955.11.14	無	中國時報	活躍中部竊車團 已一網打盡 全案將移送法院 從犯曾秋皇兼兩性 亦男亦女娶妻嫁人	3 版
1955.11.18	無	中國時報	陰陽兩性單車慣竊 曾秋煌起解 害怕登報放聲大哭	3 版
1956.01.14	玉成	商工日報	做過太太女醫偷竊 記一個假性變的女人	4 版
1956.09.25	無	聯合報	乾坤混元一體 雌雄竟能兩全 陰陽怪人曾秋皇 又在臺中出風頭	3 版
1956.09.25	無	臺灣民聲日報	敷濃粉抹唇膏搔首弄姿 青筋露臀胸小道是女人 臺中市人妖出現 巡邏警忙請入局	4 版
1956.09.26	無	聯合報	曾秋皇 移解員林	3 版
1956.09.26	無	臺灣民聲日報	人妖女友 卻是男人	4 版

日期	作者	報紙名稱	新聞標題	版頁
1956.09.26	無	臺灣民聲日報	人妖接受體檢 純陽毫不滲陰 洪婦產科出具證明 彰縣警局 處理下文	4 版
1956.09.27	無	臺灣民聲日報	人妖移玉員林 老父罵他不肖 生有子女四人誰信她非男人 本案如何處理有待醫生再驗	4 版
1956.10.03	無	聯合報	陰陽怪氣出盡 曾秋煌解臺北	3 版
1956.10.03	無	中國時報	不願雄飛甯雌伏 假陰陽人曾 秋煌 因案被拘演起解 既曾娶 妻又復為人婦 經醫檢查赫然 偉男子	4 版
1956.10.12	無	中國時報	娶妻復嫁人 假陰陽人曾秋煌 移送感化所	4 版
1956.12.09	無	中國時報	旗袍隱藏男兒身 雲鬢蓬鬆出 法庭 假陰陽人曾秋煌獲釋 刑 期已畢通緝令未撤銷 被捕送 審飽受一場虛驚	4 版
1956.12.09	無	公論報	懸案未銷飽受虛驚 陰陽人曾 秋煌 昨日一度被捕 查明開釋 撤銷通緝令	4 版
1956.12.10	無	更生報	曾秋煌受虛驚 蓬頭垢面缺脂 粉 旗袍馬甲大步行 曾淪為竊 科刑「已關了」 是男是女還 不知	2 版
1956.07.20	無	公論報	一度息影的陰陽人 昨再露色 相 在中市出現 忸怩作態被警 逮捕 可能重度寂寞歲月	4 版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日期	作者	報紙名稱	新聞標題	版頁
1957.07.20	無	臺灣民聲日報	人妖復出現 壯男扮女裝	3 版
1957.07.27	無	臺灣民聲日報	女妖再出現又請入警局	3 版
1957.08.06	無	自立晚報	人妖鬼嚎！曾秋煌花樣翻新 假鬼叫騙開善門 擊昏老太婆 搶去百元 昨凌晨二時中部就逮	4 版
1957.08.07	無	中國時報	昔曾半陰半陽 今竟活人裝鬼 人妖曾秋煌荒村學鬼叫 悶棒 擊老婦搜走百餘元	4 版
1957.08.07	無	自立晚報	人妖鬼話的醜劇 曾秋煌新念 秧兒十六小時破案記	4 版
1957.08.07	無	聯合報	老嫗遇鬼・警察擒妖 中部人 妖作怪 半夜打人搶錢 依然不 男不女 學會裝鬼裝魔	3 版
1957.08.07	無	臺灣民聲日報	陰陽怪氣人妖，裝神扮鬼行搶 十六小時內被捕獲 怪聲嚇慌老婦 打賊反遭毆昏	3 版
1957.08.08	無	中國時報	人妖曾秋煌 移送地檢處	4 版
1957.08.08	無	公論報	人妖四次入獄 監所大傷腦筋 非男非女無處收容	4 版
1957.08.08	無	聯合報	捉妖容易禁妖難 曾秋煌難於 安排 男牢他裝女・女監他是 男	3 版
1957.08.26	無	聯合報	人妖曾秋煌 被提起公訴	3 版
1957.08.26	無	臺灣民聲日報	「人妖」曾秋煌 被提公訴	3 版

日期	作者	報紙名稱	新聞標題	版頁
1957.09.01	無	臺灣民聲日報	人妖作惡多 鐵窗歲月長 被判刑三年九月	5 版
1957.09.14	無	中國時報	陰陽人曾秋皇 處刑三年九月	4 版
1957.09.14	無	公論報	人妖搶劫 再被判刑	4 版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Reviving Mikhail Bakhtin's Concept of the Grotesque Body and its Implications of "Transgender": News Representation of "Otherness" of Renyao (The Prodigy of the Human) TSENG Chiu Huang as a Case

Hsiao-Yung WANG*

ABSTRACT

The epistemological debate between essenti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is a key issue that continues to ferment and occupies a leading position in contemporary transgender studies that emerged in the 1990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Judith Butler's gender performance, constructivists argue that the parodic performance of drag queens can expose gender as an arbitrary and contingent artifact. Sex and the body do not exist a priori, but are cultural and legalized effects of gender. Based on this, some constructivists claim that transgender people who want to resolve their bodily dislocation through 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could consolidate the sex/gender dimorphism.

Essentialists such as Jay Prosser, who is a transsexual man, have different viewpoints. He believes that having hormonal treatment or a sex change in order to achieve social belonging is not a regression or loss of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nor is it a return to a simplified or reified view of biological

* Hsiao-Yung WANG (she/they) i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at Providence University. Her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ories of rhetoric and rhetorical criticism, Bakhtin studies, sex/gender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E-mail: hywang2@pu.edu.tw.

essentialism, but rather it reveals the struggle of transgender to survive. Therefore, even though the transgender community has recently formed an important alliance with queer theory and resorted to gender-oriented reformation, completely replacing and deconstructing “sex” obviously do not concern those who have experienced traumatic experiences in the past or currently. The epistemological debate in contemporary transgender studies seems to have become an unsolvabl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

In this essay, we believe that the attempt of constructivists to construct transgender as a special category to highlight the discontinuity between identity and body is not irrelevant or completely decoupled from “sex”. The inner self-experience, feelings, and desires of transgender people in their transition as described by essentialists further highlight the unruly nature of the material aspect of the body and its deliteralizing and discursive subversion. Reviving a theoretical genealogy of contemporary transgender studies is the primary problematization of this study.

In chapter 5 “The Grotesque Image of the Body and its Sources” of the book *Rabelais and his World*, Mikhail Bakhtin takes “Gargantua and Pantagruel” as the examples and proposes a perspective of the grotesque body that resorts to exaggeration, hyperbolism, and excessiveness in folk festivals. Bakhtin views the grotesque body as a kind of social practice and political action that attempt to symbolize freedom, to break through constraints, to reshape the boundaries between elegance and secularity, and to regenerate social values. The terms “a double body” and “androgyny” are not only the key to unlocking cultural innovation, but are also very similar to terms of contemporary transgender studies. Although these words are originally used to display grotesque images in the literature, they are indeed deployed to describe the body in transition and the ontological and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herein. Therefore, even though there is currently no discussion on the impact and inspiration of Bakhtin’s grotesque body on transgender studies, this essay still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argues that Bakhtin's perspective of sexed body and material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ex/gender could help get rid of the either-or choice between essentialism and constructionism.

This essay elaborates upon Bakhtin's concept of the grotesque body and its implications of "transgender". By critically and contextually reading the relevant writings from Bakhtin's research on carnival, this essay first notes that the heterogeneity of somatic bodies, the articulation of sex/gender organs, and the publicity of sex/gender performance might signify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s of "transgender". This echoes the transition of rhetorical landscape from "transsexual" to "transgenderist" to some extent and also constructs the possible fusion of essenti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The term "transgenderist" is mentioned by Virginia Prince, an opinion leader of the western transgender community, in 1978. She is a biological male and has insisted that gender as a social costume and sex cannot be changed by operation. Prince also argues that a hermaphrodite, who is biologically male like herself, but wears women's clothing and lives under a full-time female role takes on a more mature, socially adaptable status and is capable of enjoying sexual desire. Before transitioning, Prince thus deliberately has maintained a life of dressing as a woman, but without the intention of "passing", so that others might see that she is not a "real" woman. She said that her purpose in doing this is to deconstruct the gender binary.

This essay provides an example from a local case of a "transgenderist" and presents news representation of "otherness" for ren Yao TSENG Chiu Huang. Born in Taichung, Taiwan, TSENG, as a biological male, was 37 years old when the public first learned about him/her. In the first wave of press reports in 1951, the public was captivated by TSENG's ren Yao (and his/her self-proclaimed intersexuality), primarily because of the ease with which s/he switched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genders as s/he committed crimes. According to news reports, s/he committed a series of crimes, including both

“obscene” and “fraud”. The police did not know whether to assign him/her to a cell with male or female inmates, due to his/her legendary status as being “neither-man-nor-woman”. TSENG him/herself also deliberately maintained the ambiguity of sexual identity. S/he was questioned several times by police and judges, and there was almost no consistent answer as to whether s/he was a man or a woman. This resulted in much more curious attention from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which made him/her a spectacle during the 1950s in Taiwan.

Inspired by Curbelo’s (2021) perspective of “otherness”, this essay views TSENG as a sexual dissident person and portrays his/her struggling for subjectivity within the context of news representation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dimensions: (1) economic instability; (2) social exclusion; (3) sex work; and (4) violence and repression. Based on research findings,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 indescribably grotesque body of TSENG not only exposed the mainstream sex/gender dichotomy and its governance or control over sexually dissident people,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otherness” of TSENG paradoxically reflected the unintentional implosion of the reified sex/gender matrix and its failure to integrate or domesticate all heterogeneity of the grotesque body.

In a series of reports in the 1950s, we see that TSENG was first highly sexualized and visualized, but at the same time s/he was also an invisible and abject sexual dissident, especially on the themes of “anecdotes of fraud and theft” and “doubts about the status of renyao/prodigy” in terms of his/her economic instability and social exclusion. Even though s/he passively suffered social inscriptions of media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convention, TSENG was still able to wait for the opportunity to return to the re-deployment of the specific experience, narrative, and situation of the “grotesque body”. As a result, TSENG’s repeated prostitution and hooking up with many other guys gradually exposed that the legacy media and even the previous society were unable to withstand this strange story. Subsequent control and restraint were

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

almost ineffective due to the dilemma of determining whether TSENG should be put in a male or female prison.

TSENG's "otherness" here is in fact not a passive and objective "othering", but counter-offensive sex/gender tactics. It reciprocally exposes the "narrowness" of the grotesque perspective at that time and its attempts to trivialize the grotesque body of TSENG, but it was doomed to fail. Therefore, the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of sex/gender has also become useless.

As a "transgenderist", TSENG's "otherness" not only considers gender as a dressing, but that biological sex can also be deployed as a kind of social costume that retrospectively embodies a parody of fragmented, trivialized, distorted corporeal rhetoric (and news reports) that brings irony to femaleness and maleness. Here, the so-called "relativity of boundaries between objects and between categories" is still somewhat static and stable. What is more groundbreaking is the "in-betweenness" by which a sex/gender migrating and nomadic identity of TSENG embodied is always-already a contextualized and dynamic sex/gender spectrum and discursive formation. The "otherness" of TSENG should be an appropriate embodiment to exemplify the specific category of "transgenderist", which is the intermediate ground between man and woman and also a supra-binary gender experience before the use of the term "transgender".

This essay concludes that the mere presence of TSENG, as a sex/gender outlaw in the eyes of mainstream society, is exactly enough to make people feel uneasy. Her grotesque body (in Bakhtin's sense) was an unprecedentedly political statement in the 1950s in Taiwan.

Keywords: renyao TSENG Chiu Huang, Mikhail Bakhtin, otherness, grotesque body, transgenderist, transgender

• 新聞學研究 • 第一六一期 2024 年 10 月